

徐枕亞著

護婚記

天保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861B

上海图书馆
廿二年五月廿七日

哀情
小說 **讓婿記** 目次

第一章 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狂

第二章 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

第三章 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

第四章 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

第五章 誰想他識空便的靈心兒早瞧破唬得我倒躲倒躲

第六章 你須不奪人之好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蚤被無情惱

第七章 將錦片前程已贈脫一邊妙句兒落空他一邊虛名兒誤賺我

第八章 便是言詞賺一時紕繆半世羞慚

第九章 我魂離殼這禍滅身袖梢兒搵不住啼痕一時去住無因進退

無門

第十章 只爲你可憎才熬定心腸耐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

第十一章 是兜率宮是離恨天我誰想這裏遇神仙

第十二章 要算主人情重將我鴈字排連着他魚水難同

哀情
小說

讓堦記

海虞徐枕亞著

蕭山許厓父評

詞曰

燕語鶯啼三月暮。小院春深。最是鍾情處。况乃葭葦親又故。嬌花兩兩都無。
主。鈿。合。釵。分。原。定。數。一。訂。鶯。儔。一。散。鴛。鴦。譜。自。古。紅。顏。多。命。苦。綿。綿。此。恨。將。
誰。訴。

右調蝶戀花

第一章 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輕狂

華門閨竇中一鶉衣百結之女郎倚閨悄立若有所思良久良久日云暮矣田
畔小兒三四輩助厥父兄曳桔槔負耒耜斜許而過女郎顫聲呼曰阿三哥見
我家老父否阿三嘻笑曰是蕙姑娘邪汝幾時將阿爺交與我者女郎不暇怒
仍注其秋波之目遠視來者俄有農夫曳薪一束高唱俚歌行于而來女郎又

呼曰阿根伯見我家阿爺否阿根驚立曰蕙姑娘汝父猶未歸邪彼究焉往者且若母又何往邪女郎知阿根亦未知乃父消息心中惶急珠淚且滾滾下顧何暇與人作問答但與含糊一點首彼如水雙瞳又遠注他方矣農夫既去女郎乃縱聲而泣泣聲細微隨風吹送乃益模糊不可辨而聲浪轉淒又越一小時許金鳥之光爲一定之時間所逐疾馳過山後去天漸黑時爲月初微星數點隱約雲端風過處黑雲盡起捲其光聽四周林木颯颯作呼息聲似憫此女郎之悲苦爲作不平鳴者女郎泣益急而聲益低模糊中但辨有阿爺二字而已。

早息而晨起村人之常也八時後家家閉門睡沈寂中第有狗吠聲間一唱和而已而此華門閨竇中女郎之泣聲乃漸縱嗚咽哽噎盪氣迴腸時女郎已入室室漆黑不辨方向有垂斃之餓貓奮其夜明之目光灼灼視女主人叫跟跳擲旋繞于室中似不暇自悲其將死而劇痛其女主人之斃苦也女郎乃輟其

悲聲漸起。摸索得火。燃瓦燈。燈油已盡。屢燃不得着。女郎賭氣不復燃。復摸索得殘飯一盂。呼曰。貓來。貓來。此一盂麥飯是我父臨行遺我者。我終日不知飢。餓未及食。苟我父徹夜不歸。則吾命且不復保。需一飯何用。且我不忍在未死之前。先睹汝餓斃慘狀。今姑以我父所賜者。貽汝。置飯于地。擊盂而喚。貓。貓。似解主意。目光炯然。伏女郎足畔。不遽食。久之。乃食。食盡。女郎斥貓去。復大悲。殆將夜半。聞村左狗吠急。女郎驟出借星光。向狗吠所來。目注不稍瞬。果見形似乞丐之男子。匆匆來行。漸近女郎。狂喜。驀呼一聲。阿爺奔前抱其父。久久弗釋。斯時狗吠益急。聲益嘈。女郎何言不復可辨。但聞其父太息云。曰。噫。休矣。吾女緣盡于此矣。

父女摸索入室。並坐敗榻上。女父噫氣久之。女郎覺有水自乃父面部下墮。及纖手辨爲乃父淚雨。復大啼曰。父勿悲。兒心碎矣。雖然。父來何暮。且今事何如。能告兒否。父不語。良久。忽大聲曰。休矣。我今鬻汝矣。女郎大驚。幾倒于地。力自

支厲芳心。忽有所轉。則力爲和悅之聲。仰問曰。父何言。不將鬻我邪。我果值錢。足以活我父邪。所值幾何。且受者何人爲婢。邪。抑爲……我意鬻我而足以活父。甚善。且爲婢佳也。父聞言。躍起作快慰聲曰。大佳大佳。兒能如是。我心慰矣。吾懼汝不我從也。且此去正爲婢耳。汝當憶之。去臘余偕汝至舅父家。道經巨室。汝嘗問我。此中人姓名。余言未知。今乃知爲城中富紳宋氏。彼卽願購汝爲婢者也。價雖未定。然彼富有。當不致戲我耳。嗟夫愛兒。兒能孝我。益增我愧。然非汝後母。我安致鬻汝。嗟夫愛兒。我累汝矣。女郎涕泣曰。願父勿更言此。雖然。母究何往。父已知之否。且父今日果何作邪。父憤然作恨恨聲曰。謂汝母邪。汝猶念此狠惡之淫婦邪。以我思之。兒後此宜勿復念。彼須知彼待汝惡甚。非彼我儕。何以至此。雖然。我今已探得彼確從李某遁去。然而此無與汝事。可勿更言。且我疲甚。今宜稍休息。女郎乃弗復言。方共休憩。而多情之天光。又穿牖而入。照見此可憐之父女。方共倚傾圮之破榻上。鼻息吁吁。趣味醞然。蓋彼等

不得睡者。歷兩晝夜矣。

未幾。女郎先醒。啓戶汲水。取火。煮之沸。草草洗沐。沖茶潤口。乃念父早餐無着。芳心宛轉。不知所從。躊思良久。毅然出。扣隣家之門。問春富婆婆在否。春富婆婆出。問何人。女郎面頰口吃。不能置詞。春富婆婆者。已知女郎心事。冷笑曰。汝父欠米升半。未還。汝又來借錢邪。女郎泣然曰。事誠有之。顧我父昨日未進一餐。今再受餓勢。且不支願。以隣右之誼。更惠一次。且我……女郎言至此。頗羞澀。似不能盡其詞。既而朗然曰。且我已鬻身爲人婢。我父不久得鉅款償債。不難也。嫗聞驚喜曰。姑娘將鬻身邪。以姑娘麗質。可得善價。汝父或不憂凍餒矣。區區升米。值得幾何。姑娘卽將去。女郎受米道謝。將行。嫗復絮絮追問不已。女郎勉告之。嫗復以殘菜一甌餽之。女郎持米及菜歸。煮飯既熟。方喚阿爹。父醒。女進飯。父驚問此安從得來。女佯爲笑容。且告之。父狂喜。盡其半。以賜女。女慮父未飽。父曰。我餓甚。不敢多食。食多更易致病。女乃盡其餘。父曰。今我儕行……

…行乎。一言未畢。父女都淚不自禁。父撫女肩泣曰。愛女。吾累汝。吾累汝。方汝母死時。我固不欲娶。而汝舅父輩苦勸。致引狼入室。既殘我女。復竊我所有。從人以去。以至于今日。煢煢父女。乃復不能相依。此皆賤婦之惡。而亦我之自召。嗟夫。吾女。汝不忍舍我。我又安忍鬻汝。顧爲父女。生活計。舍此。又有何法。嗟夫。愛兒。今宜行也。天心至仁。苟惠我者。或尙得自立。容再圖完聚耳。

嘉興城內有巨室郁氏。門庭深邃。體制崇宏。爲縣中有數人家。時爲中秋後數日。在午前九十時。間有鳩形鵠面之窮漢。挾敝衣破履之女郎。望門投止。女年約十五六間。雖衣服破敗。而容光煥發。姿態倍饒。似天公故與以難堪之境。遇以顯其毫無憑藉。毫無襯託之絕世姿容。因以博幾許人之憐惜者。窮漢抵門不敢遽進。立門外。如有所待。俄一形似役人者出。窮漢作笑容進曰。老漢張阿誠。因貧無衣食。特鬻親女爲府中下使。昨已託李先生致意。煩稟告主人。道張阿誠父女來也。其人初見阿誠。色然如怒。既聞阿誠語。又睹女郎。則頓易和悅。

之色。令父女暫坐。方進內稟其主人郁頌馨。及女主沈夫人。夫人曰。是張阿誠之女邪。可速令進。僕出。囑阿誠進。而已爲之導。阿誠初入府中。覩此莊嚴體勢。不覺瑟縮不甯。凡歷數重院宇。始抵上房。令阿誠退俟于外。候召再進。女郎入。見美婢二輩。扶中年婦出。坐堂中東首。又有黑鬚男子。衣華服。負手立階畔。僕指謂女郎。此主人。此夫人。可卽參見。女郎面微頰。低聲廝喚。咸跪見如禮。頌馨顧謂夫人曰。此婢殊大。可憐。人不謂蓬門編戶。中有此寧馨。夫人笑曰。是兒姿色不在蕙姑下。奈何。一寒至此。因問女郎何名。年幾歲。女郎低答曰。婢名蕙春。年十五。旁一婢呵曰。奈何。與姑娘同名。女郎大驚失色。夫人怒視婢。因笑慰女郎。此無害人名偶同。何足爲異。汝旣來府後。可改名梨雲。前此有一婢。我甚愛之。不幸已死。至今念念不忘。彼名梨雲。亦我所取。吾視汝貌頗肖彼。故以彼名名汝。或不汝忤邪。梨雲亟拜謝。頌馨問梨雲。今汝父安在。僕卽導阿誠入。頌馨賜坐。卽以鬻女之故。阿誠據實稟告。且述梨雲之孝。說至傷心。但有哽咽。不敢

涕泣頌馨點首太息。回視梨雲側身。却立低首。無言眉鎖。春山之恨。玉貌淒淒。眼含秋水之波。淚珠滾滾。頌馨夫婦不覺相顧太息。命以百金爲梨雲代價。外更賞阿誠衣服食物等稱。是阿誠率梨雲叩謝已。阿誠欲行。梨雲復呼阿爹。阿誠問尙有何言。梨雲覺無可言。但有涕淚。阿誠亦傷心不已。因又誥誠數言。硬着頭皮。自去梨雲送至門口。至望不見影。始拭淚而入桐樹中。孤蓮子心苦梨雲。此際傷心。蓋有難堪者矣。

阿誠既去。夫人囑侍婢美雲爲梨雲易服梳洗。除舊更新。益增媚態。夫人大悅。命美雲導往見姑娘公子。並導往至各處游玩。俾悉府中情形。美雲卽挈梨雲出。且行且語梨雲。吾家姑娘年僅十六歲。吟詩作字。繡鳳描鸞。罔不精絕。大公子名劍英。已於去年逝世。二公子名劍華。年小大公子二歲。爲十七齡。品貌才學。是無上人才。更有一人。與公子同學。却是寒酸出身。姓沈名憂夫。係我家夫人之內姪。與二公子同年。聞師爺云。此人才學。更在公子之上。梨雲一一默記。

問姑娘房中尙有何人。美雲方欲再言。已抵蕙春繡闥。遂縮口不語。囑梨雲暫待。已則掀簾呼曰。繡雲姊。新來婢子梨雲妹。夫人囑見姑娘。旋有一婢披白色紗衫。元色背心。下繫元色紗褲。着天然履。匆匆啓簾出曰。來矣。美雲姊。姑娘方作小楷。可着他入見。美雲乃挾梨雲入內。聞蕙春在後房喚曰。在此。繡雲推梨雲使前。與美雲懽笑。共挽入後房。蕙春輟筆向外。梨雲參見畢。蕙春諦視良久。嘖嘖曰。好品貌。流麗而端莊。敏慧而靜穆。是大家女子。相胡乃淪落至此。因笑握梨雲手。絮絮問話。梨雲偷覷蕙春圓姿比月。潤臉羞花。秋水神瞳。春山眉黛。果然絕色。佳人不覺自慚形穢。繡雲指炕邊方椅。請梨雲坐。梨雲未敢。蕙春笑曰。有話問汝。可坐談。無庸拘禮。梨雲方謝罪就坐。對蕙春問話。一一據實答復。蕙春不勝惋惜。問識字否。梨雲答曰。幼時從阿兄讀三年。自阿兄病死。久已廢讀。貧賤人家。得衣食已出。非分尙思讀邪。蕙春太息。就案上取李義山集。指其一首曰。試讀之。梨雲面頓緋。終讀尙無大謬。蕙春喜曰。我固知嬌慧如汝。必應。

識字。復取筆令寫。梨雲辭不能強之。遂書頃所讀七絕一首。一字不誤。書法雖不甚佳。而饒有秀氣。蕙春驚曰。子真絕世聰明人才。看一遍。便能默寫。字亦娟好。勝繡雲多矣。梨雲亟謙謝。面益頰不自安。繡雲在旁。嚙指微笑。梨雲益慚。亦不禁嫣然。蕙春笑曰。吾將請於夫人。以子歸我。何如。梨雲大喜拜謝。時美雲已爲他婢喚去。蕙春顧語繡雲。可往稟夫人。道新來婢子。姑娘甚愛其敏。乞夫人見賜。繡雲領命而去。少頃歸報命曰。夫人謂姑娘既愛梨雲。可便留用。蕙春大悅。囑繡雲代爲設置一切。並添備一應用具。方歷碌間。僕婦李嬭報二公子來矣。

塵父曰。天下惟篤於天倫者。方能深於愛情。本書爲言情小說。乃於開卷第一段。先提出一個孝字來。作者於此。似有微意存焉。

蕙春一見梨雲。親愛直同骨肉。使非情場一戰。二人交情。或將略去。主婢而爲朋友。卒乃以憂夫之故。因好成仇。爲德不卒。此非蕙春薄情。正其深於情。

處君子是以嘆情之魔力爲不可思議也。

先借美雲口中提出憂夫才學而歸之於師爺所言。若憂夫丰度如何須待梨雲辨賞美雲固僅知爲寒酸出身而已。此梨雲之所以爲憂夫知己也。

第二章 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

著者曰天公弄人常使人於不測之中驟易其悲歡禍福若梨雲者既鬻身而爲婢彼其自視若一朝而陷於網罟之中不謂遭遇之佳有出於希望之外者。至其後此經歷之困阨幸福之醞釀則又非爾日之所預想矣。梨雲固心折蕙春欲爲蕙春婢而未敢請不圖蕙春已先獲彼心而以梨雲屬之已。梨雲自謂得所依欣喜之情不覺並露於面方與蕙春絮話家常驟聞橐橐之履聲自後戶入則二公子劍華至矣。劍華綺年玉貌溫婉風流一種藹然可親之態自流露於詞色之間。既見梨雲咤曰此何人彼何名哦是卽新來姊妹梨雲者非邪。蕙春笑曰亦既知之何勞多問二兄試觀此姊妹品貌何如小妹梨雲本已瑟

縮不寧。聞蕙春引以相比。益慚悚。至於無地。粉面呈紅。低鬟悄立。若不知所以。自處良久。始低聲輾笑曰。姑娘奈何與婢子相比。忒嫌不倫。劍華大笑曰。妹勿怪我直言。吾適覩梨姊姿容品格。似不在妹下。顧未敢遽加評論。今聞梨姊清越之音。始知與吾妹真堪頡頏。匪有上下之分。須知無論男女品貌。固不可忽。其次目之光與喉之音二者。尤不可不完。吾爲此論。非僅言其人之美。其關係於人品者。尤非淺尠。以我揣之。梨雲殆無上清品也。雖然。抑何屈身爲人婢。而淪落至於此哉。言時。頓露其惋惜之容。嗟嘆不已。蕙春笑曰。兄言可謂細膩。熨貼確當之至。推梨雲曰。汝今又得一知己矣。梨雲面益頰如帶醉海棠。倍增嬌豔。不覺忬愧曰。公子姑娘奈何儘調侃。婢子不顧婢子難堪邪。劍華笑曰。吾非誇汝。汝有可誇之道也。雖然。吾問汝。汝固何由來我家。梨雲觸動身世。眼暈朝露。脈脈無言。蕙春具以所知相告。劍華嘿然感喟不已。蕙春笑曰。二哥從今又添一樁心事矣。劍華微哂。方欲對答。繡雲奔入曰。師爺喚二公子。劍華亟起曰。

容再談。先生喚我。我去也。復笑撫梨雲背曰。汝安心。此間決不苦汝。苟有所需。汝姑娘必能供汝也。言既。復顧蕙春笑曰。妹妹。吾言然乎。蕙春笑曰。不勞費心。快進館去。先生喚汝。急更遲延。嫩肌膚。行着竹板兒矣。彼此一笑。劍華匆匆去。越數日。時方紅日中懸。鐘鳴十二。已報午餐時候。繡雲與梨雲共侍蕙春用膳。畢。蕙春囑梨雲速飯。謂當挈汝至園中游玩也。梨雲食餞。卽隨蕙春出繡閣。繞曲廊。過小角門。便至花圃。圃爲頌馨手搆。爲退休娛老之所。因性耽淡泊。一切質樸。無壯麗靡豔之氣。一花一木。一榭一亭。靡不饒有天趣。不落俗情。蕙春挈梨雲穿花叢。拂柳徑。繞迴欄。經曲榭。且行且指點所往。不覺行至一處。疎竹一叢。清流環繞。中爲古式小屋。穿橋而過。則頌馨閱書處也。小廝琴兒畫兒。方沃水澆花。見蕙春。咸正立垂手請安。蕙春知阿父方在上房歇午。遂偕梨雲折回。更東行數十步。見樹林深處。露出一角白牆。蕙春指謂梨雲曰。此爲公子等書室。噫。彼負手行於花畔者。非憂夫哥。邪。梨雲循所指注視。則見一美男子。負手

仰天噫氣不已。是時行漸近。賭益真。梨雲不覺失聲曰。此卽憂夫公子邪。英姿颯爽。不愧丈夫。較二公子。又各是一付神情矣。蕙春聞言。忽忽如有所思。目注梨雲。停眸不語。梨雲不知所謂。亦伫立無言。時距憂夫立處已近。憂夫已見。蕙春含笑款步行來。問蕙妹已午餐否。蕙春不答。笑指梨雲曰。憂哥識此人否。憂夫諦視梨雲。似有驚訝之色。旋即易爲笑容曰。固已知之。此蕙妹新得之良伴。梨雲姊姊者是也。蕙春笑曰。哥哥消息慳靈。却是阿誰報告。憂夫笑而不答。但雙目炯炯。注梨雲。不稍瞬。不知梨雲方偷覷。憂夫視線相接。梨雲微笑低鬟曰。姑娘我儕去休。蕙春不答。挈梨雲返身亟行。憂夫呼曰。蕙妹慢行。此間滑防跌。言未畢。蕙春纖趾誤踏蒼苔。失足幾墮。虧梨雲盡力攙扶。幸免於跌。不覺回視。憂夫嫣然一笑。梨雲見蕙春笑。亦不覺略哂。共入花叢。冉冉而去。憂夫目視梨雲去後。悵焉若有所思。仍負手閑行。回繞不已。忽聞呀然一聲。書樓窗啓。憂夫不覺仰視。見劍華探首窗外。笑曰。憂哥何思之深也。憂夫不知心。

中何所感。驟經此問。頓覺面部微熱。支吾笑答曰。我無所思。二弟頃何作。先生已起否。且言且步入書室。則先生周企賢已午睡醒來。高坐講桌。憂夫劍華各歸坐位。企賢雖老宿。自歐風東漸。庶政改革。亦頗注意於新學。且其人極聰明。富理想。習算學物理之書。頗有心得。出以教授。甚覺裕如。故頌馨信服異常。訂約五年。今已第四年矣。是日爲文課之期。題下二人咸靜心構想。憂夫思路本捷於劍華。今日乃反落劍華後。既繳卷。先生亦因家事請假去。憂夫劍華均不忘梨雲劍華約。憂夫訪蕙春。憂夫正中心懷欣然。從之。遂同出書房。抵蕙春繡閣。蕙春見二人至。含笑讓坐。問今日散課何早。憂夫笑告之。劍華不見梨雲。出戶四覓不得。返問蕙春。梨雲焉往。蕙春笑曰。二哥儘覓梨雲。何意劍華不覺面頰憂夫。則意興索然。與蕙春閑談一二語。匆匆走出。信步入園。滿懷懊喪。行過葡萄架下。忽見迎頭兩女子。挽手行來。則繡雲與梨雲也。憂夫不禁大喜。欲與招呼。繼而自念。梨雲旣爲劍華所愛。我不當更有它意。遂佇立一傍。含笑候二

人來。二人經憂夫前。繡雲亦停足招呼曰。沈公子已散學邪。憂夫笑答之。且言。梨雲姊頃二公子覓汝可卽去。梨雲大頰繡雲視之而笑。憂夫方自悔孟浪急低首返身而行。

梨雲既歸。劍華已去。繡雲便問蕙春。頃憂夫公子言二公子覓梨姊甚急。今梨姊已在。二公子果焉往邪。蕙春笑曰。事誠有之。梨雲梨雲知二公子厚汝甚也。梨雲粉面含紅。吶吶答曰。公子憐婢子困苦耳。言已。翩然出至外房。頗深感想。逮晚與繡雲共侍蕙春寢後。亦便上牀。恍惚中聞扣戶聲。啓視則憂夫也。梨雲驚疑不已。曰。姑娘睡矣。沈公子夤夜來此。得毋有甚要事。憂夫笑曰。否否。吾特來訪姊耳。梨雲且羞且慍。正色曰。公子毋然。公子主人之上賓。婢子府中之下賤。何勞見問。且男女之間。夜深之際。瓜田李下。君子所戒。婢子萬死不足惜。如公子何。憂夫聞言。悵然欲泣。梨雲心不忍。方欲致慰。憂夫傷心曰。姊毋。我拒我爲姊。故至廢寢而忘餐。耿耿此情。可質天日。且姊視我何如。人豈苟賤卑污之。

夫有蕩檢踰閑之行。此來欲與姊有所密談。非有它意。梨雲心愛憂夫。欲更有所言。忽聞蕙春咳聲。憂夫倉皇遁去。梨雲回首見蕙春已在面前。不覺大慚。置身無地。蕙春怒叱曰：「賤婢乃敢媚惑公子。罪在不赦。」梨雲方欲致辨。則已不見。蕙春但見繡雲視之而笑。梨雲滿腹冤苦。將欲訴說。繡雲搖首曰：「若事我已盡。知汝知憂夫公子已與姑娘訂婚乎。而敢有非分想受責宜哉。」梨雲回心一想。似蕙春果已許字。憂夫顧頃間之事。發自憂夫。欲待辨明。恐爲憂夫聲名累。欲不辨。則受冤實甚。心中躊躇不能自決。忽聞繡雲呼曰：「噫。夫人來矣。」梨雲陡然一驚。汗流浹背。遽然醒來。芳心猶跳動不已。旋即定心神。自咤怪夢。而種種幻想復隨此怪夢而發生。輾轉床榻不能成睡。忽復自啐曰：「此等思想。豈我所應有。且身爲下賤。而戀念及于主人。人固不我知。清夜問衷。豈不自慚。如此一想。方復朦朧睡去。迨晨鷄三唱。曉色透窗。梨雲新自鄉間來。不慣早睡。緩緩起身。聽內外人聲闐寂。不敢動作。恐驚蕙春睡夢。兀坐良久。聞男僕洒掃聲。方啓

戶而出。憶昨夕繡雲吩咐。每晨當爲姑娘採取鮮花。見角門已啓。遂信步入園。採得鮮花數種。方欲回身。忽見隔林隱約似有人行動。不覺前行數步。始見憂夫着短衫褲。手握鐵桿。鐵桿兩端各有球形之物。口呼一二三四。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運動不絕。梨雲不解。所以不禁失笑。憂夫聞人聲。驚視辨爲梨雲。握球竿。緩步含笑。來前問姊姊何早也。梨雲既見憂夫。頓觸夜來夢景。又萌愧態。竟不聞憂夫何言。呆想有頃。方憶及笑。答並問公子。頃何作婢子。鄉愚不解。所以憂夫爲解釋運動之理。梨雲笑曰。若然。則公子殆工武技者。憂夫曰。武技乎。亦略知一二。但此非武技耳。梨雲益驚曰。所謂武技者。其狀何如。憂夫笑曰。此非頃刻可言。姑爲姊試之。因指旁假山曰。我能一躍而上。梨雲未及答。憂夫縱身一躍。覺身輕如燕。已在山頂。梨雲駭然曰。公子速下。嚇殺婢子矣。憂夫復一躍而下。仍立原處。相去不及數寸。又拾山旁石子。大如拳。握拳一擊。碎爲數塊。塊塊陷入泥中。深數分。梨雲大驚曰。公子負此絕技。何不投身軍籍。與外國人打。

仗去。乃猶埋頭窗下。尋蠹魚生活。那憂夫聞言。頗爲驚訝。旋即肅然曰。此我志也。外國人善製槍械。技雖精。無所用之。然姊姊所言。却是正理。我當謹憶不忘。梨雲又慚曰。公子忒客氣。婢子無知妄言。見笑矣。憂夫注視梨雲。睡態初銷。雲鬟未整。星眸停露。皓齒凝霜。不覺心中一動。梨雲見憂夫相覷。復憶夢情。粉面上。薰堆著兩座紅雲。託詞行曰。恐姑娘喚我也。遂別。

塵父曰。梨雲初見劍華。但有謙遜。迨見憂夫。不覺以丈夫目之。視英雄事業。勝于名士風流。固見慧眼如炬。亦徵梨雲之于憂夫。其傾心深也。

梨雲憂夫一見鍾情。遮莫三生石上。具有前緣邪。

梨雲一夢。已貫書中上半部事實。且爲後文病中喚憂夫作一提筆。憂夫工武技。聊見英氣一斑。却爲後文救梨雲之父作一伏筆。

第三章 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

郁氏書室中。一英俊書生。踞案獨坐。如有所念。念世界中。乃有美女子。如梨雲。

者似盡舉世間贊美女子之名詞加諸梨雲之身尙不足形容梨雲之什一而此絕美女子梨雲尤不僅以美貌悅人其品格才調固有翹出庸衆非一般人所可望其項背要之此極美麗極高尚之女子梨雲其貌其品乃無一不美麗無一不高尙者也此其爲言似類於滑稽實則非此不足以形容梨雲之美麗高尚也顧奈何此絕美麗極高尚之女子乃接近於我沈憂夫左右似沈憂夫四周之空氣感受其影響胥化爲極美麗極高尚之空氣而沈憂夫心中之思想則感受一種絕大之反響以沈憂夫生平視世界一切未嘗有絲毫得失心而獨對於梨雲忽呈患得患失之象如官吏之於黜陟如商人之於盈虧靡日靡時不旋繞於腦海自念以沈靜之心乃以一梨雲故頓易向來舊狀此中消息誠有難以自解者

雖然此梨雲非劍華所鍾情者邪我乃有若是觀念非與劍華爲情敵邪我將奪劍華所愛邪此舉固合於理否邪此種種問題所亟宜解決者也夫以梨雲

之。貌。之。品。愛。之。者。必。不。止。我。與。劍。華。假。定。我。與。劍。華。爲。最。愛。梨。雲。者。而。欲。於。最。愛。之。二。人。之。中。更。顯。其。孰。爲。尤。愛。者。不。可。不。有。一。適。當。之。標。準。以。爲。之。等。級。判。別。標。準。惟。何。則。尊。重。梨。雲。之。愛。情。是。也。今。梨。雲。所。處。地。位。固。較。卑。於。我。儕。須。知。愛。情。爲。物。絕。不。因。地。位。之。高。下。而。有。所。遷。就。似。吾。人。對。於。梨。雲。名。分。上。有。主。僕。之。分。苟。以。愛。情。言。則。完。全。處。於。平。等。地。位。自。不。待。言。如。是。則。所。謂。愛。情。方。有。尊。重。之。價。值。且。卽。有。尊。重。之。義。務。尊。重。之。道。何。如。曰。從。梨。雲。之。所。愛。而。畀。以。所。愛。之。美。滿。結。果。是。已。試。問。梨。雲。愛。劍。華。乎。愛。我。乎。如。愛。劍。華。我。當。爲。彼。促。成。一。段。良。緣。絕。不。容。絲。毫。爭。奪。之。餘。地。亦。不。容。些。微。妬。忌。之。意。見。苟。曰。愛。我。我。更。不。當。自。棄。權。利。以。自。負。者。負。梨。雲。是。卽。尊。重。梨。雲。愛。情。之。惟。一。標。準。反。言。之。我。更。因。劍。華。愛。梨。雲。故。便。存。退。却。之。心。卽。視。梨。雲。爲。劍。華。之。所。有。若。以。金。錢。購。得。一。種。產。業。是。不。特。污。蟻。梨。雲。之。愛。情。抑。亦。輕。蔑。劍。華。之。人。格。矣。

日影彌遙。光回寒谷。葭灰初動。雪擁藍關。如駛光陰。驟更一季。溯梨雲於中秋。

來府至此已屆六旬。雖書室規嚴。憂夫等罕得外出。但當課餘之際。散聚園中。蕙春常挾梨雲與劍華。憂夫吟風弄月。鬥草尋花。盤桓既久。感情遂泃。然而生不復能自遏。抑自梨雲視之。劍華之風流蘊藉。終不逮憂夫之英爽磊落。故其心目中。愛慕憂夫尤甚於劍華。顧彼所謂愛慕。第覺其人如何可愛。如何可慕。初未有絲毫爲己之念。存此則劍華憂夫所共知。卽蕙春亦頗能諒及。第以憂夫愛梨雲。故似於己之宗旨不免受一打擊。遂覺鬱鬱不快。亦惟彼自視既高。似不能與下婢拈酸播醋。致失體統。亦常強自遏抑。不露聲色。至於劍華心中。又另是一種肺腑。彼但知我愛梨雲而已。而已對於梨雲將發生何種之關係。並將置梨雲於何種地位。彼初未計及。蓋其人尙真率寡思慮。凡事如是不必。僅爲梨雲也。時爲冬至後數日。積雨初晴。園梅纔放。蕙春小病之後。吟得新詩。約劍華等課餘。與梨雲共至園中。候彼等散課時。索和園門之前。爲假山遮蔽。全園景色。出山洞爲竹林。林中有小徑。可通書室。蕙春攜詩坐假山下石凳上。

囑梨雲往視兩公子放學也未。梨雲分花拂草，綽約行去。既抵書室，不聞朗誦之聲。但有吟哦之意。笑曰：「公子等亦正吟詩，恐無暇與姑娘和什也。不敢推門於窗隙微窺，則劍華及先生均不在。但有憂夫一人枯坐微吟，如有所念。」梨雲笑呼曰：「沈公子獨坐不苦悶邪？」憂夫知是梨雲，不覺大喜，亟擲筆出迎。梨雲已進書室，問二公子焉。往。憂夫笑曰：「彼隨先生赴西莊去。只我一人作留守。」姊難得來，此必有見教。梨雲笑說來意。憂夫曰：「若然，我今偕姊姊往也。」於是兩人先後出書室，仍循原路行去。途中憂夫問梨雲居此好否。想姑娘待汝佳也。梨雲答曰：「姑娘甚愛婢子，卽它人亦莫不垂愛。顧婢子無狀，殊不敢多受人愛。」憂夫笑曰：「吾知姊姊清高，今雖暫受委屈，委屈者姊姊之身，姊姊之心不可屈也。梨雲聞言不禁停步回眸，凝視憂夫，似感似訝，似驚似愧。憂夫復曰：「以姊姊高貴之身，何肯多受人愛？若我願以朋友視姊姊，可乎？」梨雲聞言不覺雙頰緋紅，默然不語。憂夫知梨雲意，又曰：「極知我言孟浪，然吾意實忱。姊或信我，非儂薄一。」

流梨雲顛聲答曰公子今茲所言乃大異疇昔婢子不知所答雖然公子厚我豈不知顧自分下賤誠不敢多言取戾公子諒之憂夫嘿然行十數步復曰雖然姊姊當知我意忱也梨雲不答急行數步去假山不遠遠望蕙春已不在不覺訝曰姑娘去矣一言甫出便問嘻笑聲從假山石洞內出辨爲繡雲梨雲呼曰繡雲姊姑娘安在繡雲走出見憂夫同來方笑言姑娘適更衣去囑我在此候公子因問二公子何故不來憂夫告以故繡雲卽奔去曰公子略坐我請姑娘去憂夫心有所思不覺癡立無言梨雲亦低頭不語良久憂夫猛然曰姊姊怒我孟浪梨雲不答亦無愠容憂夫悵悵如有所失二人相對寂寂乃如不相識憂夫懊喪之情形於詞色梨雲心知其意思有以慰之則蕙春已扶繡雲香肩姍姍而來見二人佇立無言便笑曰憂哥哥梨姊姊汝二人可謂相對忘言矣憂夫梨雲皆大慚憂夫見梨雲紅雲滿面怒容可掬益自引歉梨雲已轉入竹林中去憂夫方問妹子吟得好詩特來索觀蕙春仍坐石上出詩示憂夫

曰。妹子。偶。撈。小。極。伏。枕。無。聊。偶。聞。梅。花。送。香。觸。動。詩。思。小。吟。自。遣。不。足。當。大。吟。壇。一。晒。也。憂。夫。不。暇。置。答。讀。其。詩。曰。

不。染。胭。脂。不。畫。螺。天。然。疎。髻。映。雙。蛾。相。看。絕。似。陶。詩。句。只。是。輕。描。淡。掃。多。青。禽。傳。到。綺。窗。詞。鎖。是。懨。懨。力。不。支。欲。把。梅。花。搓。作。藥。嫩。愁。須。倩。冷。香。醫。一。縷。新。寒。逼。指。尖。爲。通。花。氣。愛。疎。簾。等。閑。怕。觸。閒。情。緒。多。恐。宵。來。病。要。添。認。取。紗。帷。韻。事。餘。水。仙。天。竹。影。橫。斜。銀。缸。似。惜。無。眠。况。替。寫。香。衾。一。榻。花。讀。竟。大。讚。曰。詩。雜。仙。心。情。深。若。揭。錦。心。繡。口。不。讓。古。人。珠。玉。在。前。愚。兄。竟。不。敢。獻。醜。矣。蕙。春。方。欲。謙。遜。忽。聞。山。後。一。人。猛。笑。曰。果。然。好。詩。非。郁。蕙。春。女。士。所。作。耶。且。言。且。疾。馳。而。出。蕙。春。憂。夫。皆。大。笑。蕙。春。怨。曰。二。哥。怎。般。孩。子。氣。唬。得。妹。子。心。頭。跳。不。休。劍。華。不。語。奪。憂。夫。手。中。箋。復。讀。一。過。向。蕙。春。長。揖。曰。拜。服。拜。服。憂。夫。復。大。笑。蕙。春。不。覺。顏。頰。賭。氣。擲。箋。適。梨。雲。自。遠。至。蕙。春。指。示。劍。華。憂。夫。曰。妹。子。俚。句。何。足。道。梨。雲。近。來。鬻。我。教。之。作。詩。是。兒。聰。明。絕。世。曾。不。一。月。所。作。已。楚。

楚。可。觀。昨。見。其。聞。雁。四。律。居。然。作。家。想。哥。等。見。之。更。不。知。傾。倒。若。何。也。劍。華。躍。然。曰。原。來。妹。子。新。收。得。女。弟。子。怎。不。早。告。我。憂。夫。更。大。喜。立。逼。梨。雲。取。稿。來。閱。梨。雲。窘。極。急。曰。婢。子。怎。會。吟。詩。姑。娘。和。公。子。等。取。笑。耳。蕙。春。曰。汝。亦。毋。自。謙。公。子。等。皆。詩。壇。健。將。正。可。請。教。何。必。效。醜。媳。婦。作。態。怕。見。公。婆。耶。梨。雲。益。大。頰。不。肯。行。劍。華。憂。夫。復。連。蹕。之。梨。雲。不。得。已。乃。行。且。行。且。言。曰。姑。娘。何。苦。饒。舌。逼。婢。子。出。醜。耶。有。頃。取。稿。至。劍。華。憂。夫。爭。取。閱。之。字。跡。娟。秀。旁。有。濃。圈。則。蕙。春。所。加。者。也。詩。曰。

秋聲何處黯。然聞長笛高樓月。二分簾幙峭寒都似水。江湖飄泊最憐君。生來彩鳳文鸞格。肯入閑鷗野鷺羣。惆悵冰絃彈急雪。淒淒送盡畫檐曛。霜花猶嫩荻花濃。叫到天心欲破空。薄命難超繒繳外。哀鳴偏觸別離中。衡陽碧曳三湘雨。絕塞高凌萬里風。試問差池春燕子。年年來去恨應同。嘹唳聽來第幾行。一生辛苦劇堪傷。無家偶集烟波渚。有跡都留翰墨場。

抱得秋心盟紫蓼。驚回塵夢感黃梁。高情豈易求同調。極目長天賦大荒。
涼入蘆花撲面初。遨遊海國又烟墟。排愁倦鼓瑤箏柱。寄遠羞裁錦字書。
冀北青山添冷淡。江南黃葉已蕭疏。艱難任笑謀生拙。浩蕩襟懷轉自知。
劍華擊節歎賞。憂夫喟然曰。此詩自占身分。寄慨遙深。不僅以工整見長。如此
清才。淪於下賤。我欲代上綠章。叩天闈而訴煩冤矣。言次微睨梨雲。似不勝惋
惜者。梨雲亟背面兀立。不語。不知其爲羞爲感也。旣而憂夫謂蕙春劍華曰。愚
兄於數月前見殘菊委籬。偶有所觸成詩四律。未嘗示人。今當取來請教。殊不
及蕙妹及梨姊之作。於萬一也。二人齊答曰。憂哥佳作。自然高妙。憂夫乃起。忽
返書室。取稿復來。蕙春劍華呼梨雲共閱之。詩曰。

冷黃疎碧別生妍。能耐清寒骨自仙。百卉原非花姊妹。三秋宜伴月嬋娟。
種來華屋情尤淡。歷盡繁霜節愈堅。竹徑枳籬塵事少。負他寒蝶枉周旋。
秋心如水不宜濃。形影相依綠意鬆。自有清華同杜若。等閑富貴讓芙蓉。

因憐出世離塵致彷彿牽蘿絕代容恰喜梅花爲後輩空山長伴歲寒松
簾卷西風怯暮寒玉臺人瘦倚闌干事原是夢多虛幻交縱如花耐久難
薄俗嬾親眸漸冷離騷未讀意先酸青天幾點賓鴻影寥落心情總一般
惱人涼雨故淹淹生死無聊亦自嫌他日淚痕愁杜甫當年隱跡慕陶潛
聽天儘錫風霜苦傲世偏能香色兼小影替摹憑靜女墨涼烟淡越宮纔
劍華讀畢未語蕙春笑視憂夫曰思深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第以菊花命題
似嫌未當妹子意菊字下當易一婢字也菊婢二字亦有典非杜撰憂哥以爲
何如劍華聞言亦大悟恐憂夫難堪急攙言曰妹子無戲言憂哥所作明明是
菊何嘗是人憂夫微頰不語蕙春更取憂夫詩與梨雲聞雁詩覆讀之笑謂梨
雲曰梨姊高情今已覓得同調不必極目長天賦大荒矣又笑謂憂夫曰竹徑
枳籬塵事雖少塵心獨多妹知個人一片深情當不負汝尋花寒蝶着意周旋
也梨雲聞語亟逸去憂夫亦大慚不能安坐正難解難分之際忽見美雲忽忽

馳至曰。何處不尋到。原來在此吟詩。邢家夫人來。夫人囑婢子公子姑娘速去見客。劍華卽挈蕙春行。憂夫亦欲去。遠望見梨雲方與繡雲拾竹枝爲籃。因步近其旁視之。繡雲因問沈公子。師爺何日放學。憂夫曰。尙早。最少尙有一月也。繡雲笑曰。公子今年仍在我家度歲。勿歸去。憂夫曰。今年或當歸去。梨雲聞言。忽舉目視憂夫。旋卽低頭不語。繡雲又絮絮問公子何時歸去。且府中有何要事。我謂公子弗歸佳也。

憂夫未答。忽李媽來尋繡雲。索花樣。繡雲去後。梨雲亦欲去。憂夫遮住歸路曰。姊姊且慢。梨雲不應。奪路而去。憂夫癡立多時。方怏怏回館。

梨雲行未數步。正值劍華迎面來。梨雲旁立讓路曰。二公子赴館去。邪。劍華立定。笑曰。否否。我特來覓姊姊。梨雲紅暈雙頰。低聲笑曰。公子覓我何事。劍華不語。逕出山洞。至原坐處。梨雲不敢歸。隨至山下。劍華笑曰。梨姊姊有話問汝。昨沈媽與姊姊鬥口。究係何事。此婦老悖。我思逐去亦好。梨雲笑曰。我謂是何大。

事原祇爲此事已過去何必再提劍華曰不然我心中絕不願姊姊受人委屈也梨雲面頰良久方正色曰婢子苟無瑕處誰敢委屈且公子何必以婢子故逐人劍華急曰若然姊姊殆猶未知我意梨雲聞言面紅過耳羞極欲泣脈脈無言劍華又曰姊姊聽之果我眼見姊姊受人委屈誓必與之拚命梨雲不答良久不覺愀然曰孰則委屈婢子有之殆惟公子耳言已掩面而哭悄然竟去劍華頓如當頭一捧木立如死人良久良久頓足自嗟曰錯觀此豸矣

塵夫曰憂夫言情已達至微極細之點情深如許安得不生苦惱常語愛情界無一片清淨地觀于此益徵言之非謬

劍華人品高極而言情處却甚顛預乃梨雲以爲相辱冤哉

梨雲以丈夫許憂夫憂夫以高貴視梨雲二人互待都已搔着癢處毋怪團結纏綿不能自解也

第四章 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

梨雲既歸。覺滿懷心緒。抑鬱不甯。念貧賤如我。彼二公子者。不惜降尊。紆貴以愛我。是其愛我之心。甚摯而切。亦惟彼之愛我。乃適成其爲辱我。縱彼無辱我之心。我將何以自堪。且彼之視我。與我之自視。又將何如。若沈公子者。彼之人品。不具論。但其愛我之心。與我之所以自愛者。却相脗合。其愛我。勝於二公子遠矣。雖然。以我所處地位。論無論愛我辱我。與我却又何干。徒以薄命如我。乃無端而得此知我之人。則心中感想。終身當無盡時。不甯惟是。彼知我者之感想。又於何時。始已試就彼我地位階級而言。此感想之結果如何。殆無希望可言。而彼之希望。既堅。則我之累。彼實甚。彼以愛我之故。乃轉而受我之累。我不暇自悲。命薄且先爲彼抱無窮之憂矣。梨雲獨坐。沈思愈思。愈痛。乃不覺珠淚潛然。濕透一方羅帕。正於其時。繡雲扶蕙春。自正院歸。梨雲起立。笑迎而淚痕猶斑斑。點點漬面。未乾。蕙春眼疾。諦視再四。笑曰。梨雲阿誰欺負汝。教汝如此傷心。梨雲強笑曰。姑娘休取笑。婢子何嘗傷心。蕙春笑曰。眉黛綠凝。瞳波紅膩。

傷心證據已見一斑。尚思抵賴。邪繡雲亦笑曰：「真個梨姊姊底事傷心何妨？說梨雲雖甚敏慧，初非利口經主婢詰問，不覺大窘。其時忽又來一劍華繡雲笑呼曰：『二公子快勸梨姊姊，渠好不傷懷也。』劍華正因日間觸怒梨雲，欲思慰藉。迨聞繡雲言，知猶是惱已不禁徘徊自恨，悄然入室，置手持電燈於案，默然不語。蕙春益駭曰：『二哥何故作息夫人邪？』劍華勉強一笑曰：『頃多飲疲甚，欲睡。』蕙春曰：『若然，宜卽睡去。來此何爲？』旋回頭喚繡雲，送二公子去。劍華自覺乏味，偕繡雲行。梨雲如驟釋重負，神氣一舒，芳心猶跳盪不已。蕙春方問梨雲畢竟何事，悲泣得弗。二公子忤汝邪？梨雲強笑曰：『二公子甚愛婢子，那得見責且公子責我，我安敢哭。實則婢子固未嘗哭，姑娘何所見而云然邪？』蕙春知梨雲終不肯說，亦遂一笑置之。而梨雲思疲神勞，心傷腸斷，徹夜不得合目，輾轉反側，耐到天明，翌日遂以病聞。

梨雲病象寒熱不時，飲食少進。每大熱時，神思常爲昏瞢，謔語不倫。蕙春繡雲

咸爲耽心事。聞於上房。沈夫人迭以人來。且爲延醫。梨雲至。感激流涕。而無術以自去其病。午間繡雲外出。蕙春獨坐作書。忽聞梨雲譖語聲。不期釋筆諦聽。梨雲之病。與謂起於劍華。毋甯謂起於憂夫。彼心中雖甚感劍華。而劍華決非知己。知己之屬於憂夫。固已具有明晰之剖辨。雖其意無若何之奢望。而腦海中已深印一憂夫之小影。則固磨滅不去。洗刮不脫。蓋自昨日一段情話。而梨雲對於憂夫之感情。又突進一步。漸由天然愛好之心。而進於爲己的觀念矣。昏沈中。乃不覺呼曰。沈公子厚愛婢子。敢不心感。雖然。婢子……婢子。後此遂模糊不可復辨。不期此漏洩春光之數字。巧入於蕙春耳中。於是蕙春乃疑憂夫與梨雲已有約言。而確認梨雲之病。由憂夫而起。則梨雲之爲己情。敵明白無疑。醋心一起。惡念漸萌。而彼憂夫。偏又不先不後。正於此時來視梨雲之病。蕙春不覺慚憤迸發。却佯笑曰。憂哥來得甚好。梨雲姊念汝頗急。睡夢中猶頻喚沈公子也。憂夫聞言不覺慙然。強笑曰。妹妹又來取笑矣。蕙春冷笑不語。憂

夫見蕙春已窺破機關不便再視梨雲因踞坐炕上與蕙春雜談瑣事蕙春欲窺測二人情致便託故走出並囑繡雲勿進斯時室中惟梨雲與夏夫夏夫情不能忍便至梨雲牀畔低喚數聲梨雲舉帷啓視不覺大駭曰公子胡乃至此憂夫不能語驀地傷心忽焉下淚淚珠點點滴向梨雲纖掌梨雲感傷之至亦不禁涕泗之洩瀾也二人相對無言久之梨雲促憂夫速行憂夫未遽行梨雲情急不期脫口曰公子速行公子盛情婢子謹知之矣今婢子方病而公子必以用情故累婢子無端受謗公子果忍心乎憂夫聞此方拭淚安慰數言匆匆走出則蕙春已高坐炕上對之而笑憂夫不禁大頰支吾笑曰頃視梨雲姊病渠病果甚劇也蕙春微哂曰多情哉憂哥毋怪梨姊爲憂哥……說至此吃吃笑不已夏夫窘甚至不能作答但強笑曰妹子太無賴託詞遁歸書室心中私念一喜一憂喜梨雲之心確已屬已憂已與梨雲心事乃爲蕙春窺破且就蕙春適間情形觀之冷嘲熱諷大有妬意則蕙春自居何如且其意又何在得毋

蕙春……嘖是矣。若然則蕙春將視梨雲爲眼中之釘，必速拔以爲快。我固懵懵未知蕙春待我於親情之外，尙有如許深心。其情可感，而此可感之情，乃轉昇我以莫大之阻礙。我誠不解對此當具何種觀念。是誠憂喜感恨，不知所可者也。由是夏夫感受情潮，心志如焚，居恆書空咄咄，鬱涕無聊，漸至坐臥不甯，飲食漸廢，迨梨雲病愈而夏夫之病又見告矣。

著者曰：天下最難自制者，厥惟男女之情。聖人知其然，說爲禮法以防閑之。故曰：以禮制情云云。反之苟情之中於禮者，情之發也，既出於不覺，情之深也，更潛增於不自料度之中。夫復有何種勢力可以遏抑而阻止之？試以夏夫梨雲之事論之。夏夫本不肯與劍華爲情敵，梨雲初不願與蕙春爭愛情。卒之經極短時間，終復捲入此爭競旋渦，纏綿固結，不能自解。又豈憂夫梨雲初料之所及？故曰：情者天所賦與於人之團結力，情之作用天實主之，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憂夫之病。初與梨雲無少殊異。惟蕙春心中知其病之所由來。遂不覺發生兩種思想。其一謂梨雲者其魔力足以顛倒憂夫。實爲己之勅敵。豈虎自傷。養癰遺患。及今不去。憂夫與梨雲感情且日結而彌厚。憂夫臥榻之側。將不復有己之鼾睡地。其二憂夫雖甚愛梨雲。蕙春固不因憂夫愛梨雲。故而減其愛。憂夫之熱度。第恐梨雲一去。憂夫心中必不能帖服。梨雲不難去。難在易。憂夫之愛情。使之舍梨雲而就己。雖然。憂夫情種也。情有所鍾。而欲使之轉移。事豈易言。不如姑留梨雲以爲結納之計。而更爲後圖乎。此際蕙春心事紛亂。莫名感想之情。當不下。憂夫與梨雲或更甚焉。是日先生周企賢亦以病歸家。館中無人。蕙春擬親往探視。憂夫始念挈繡雲同去。毋令梨雲市情於憂夫。繼念欲更眼見。憂夫與梨雲感情程度。究至如何地位。遂變計囑梨雲同行。梨雲聞憂夫病。惶急已久。苦無機會入園。今茲承蕙春寵命。轉覺躊躇。未敢以己正在心虛。防蕙春覷透消息。且慮憂夫動作間有不慎。一啓蕙春之疑。則禍變之來。伏於俄。

頃因支吾推却曰我患頭疼。姑娘曷弗偕繡雲姊妹去。蕙春笑曰繡雲乎彼不宜去。汝知沈公子病……且沈公子甚善汝……汝今行也。梨雲大慚。始知蕙春已早窺破機關。不覺紅雲滿面。無地置身。良久良久始吃吃曰。姑娘所言。婢子殊不解。沈公子縱愛婢子。或以婢子有一日之長相看。另眼婢子爲姑娘近侍。久承眷愛。敢不忠事。姑娘。姑娘之命。婢子安敢有違。今卽隨姑娘行。可乎。蕙春聞言。知梨雲言外有意。亦不禁且訝且驚。呆立少頃。卽微哂曰。甚佳。我儕行也。於是蕙春在前。梨雲後隨。出繡閨。經花園。抵書室。使梨雲先往探視。有他人。在否。梨雲去。俄歸報命曰。老主人方出門。頃第有二公子在耳。蕙春不語。扶梨雲肩。款步入室。劍華起立笑迎曰。妹子來耶。頃憂夫方醒。可卽入視。蕙春且行且問病狀。抵憂夫臥室。梨雲故俟於外。蕙春喚曰。梨雲。胡不進來。梨雲不得已。隨入。憂夫方擁被倚枕斜臥於床。見蕙春來。欲起坐。蕙春亟止曰。憂哥休客氣。劍華亦入內。卽按憂夫使不得起。憂夫在枕上叩首致謝。蕙春卽坐床畔皮椅上。

細問病象。憂夫一一告之。且言妹妹不必掛念。我無所苦。大約明後日必可起。床言時見梨雲立。蕙春座後微睨。及己玉顏慘淡。如不勝情。憂夫心有感傷。低首微喟。蕙春已知其意。回首向梨雲微笑。曰。前日汝病。憂哥恁多情。來望汝。今憂哥病。汝胡無言相慰。梨雲復顏頰強笑。曰。姑娘說甚話。婢子下賤。恐勾不到。望公子病也。憂夫聞言。目注梨雲。復轉視蕙春。亦有惡意。劍華直性人。不解箇中玄虛。傻笑曰。梨雲恁般客氣。我謂梨姊人品。殊不亞於妹妹。憂哥汝謂何如。梨雲益不自安。亟欲謙遜。蕙春哂曰。二哥言然。妹子那及梨雲。梨雲較我強也。憂哥然乎。言已。復微哂。目視憂夫。及梨雲。梨雲憂夫皆大窘。劍華知蕙春向無驕矜習。頃所言。乃似有不滿意。且怪且疑。幸彼胸無邱壑。萬事不肯過分研究。遂以傻笑了之。此一席話。蕙春談鋒犀利。窘迫一雙。可憐蟲。殊與探病之初意。相刺謬在。蕙春酸心一起。情遂發乎。不禁不顧憂夫之難堪。迨告別。言旋途中。默念悔心。旋生則自恨多言。傷及憂夫。懊喪至於極度。由此益痛恨梨雲不已。

而梨雲之師運漸至矣。嗟嗟情天多孽。情海多波。俗子何知。蹈茲情網。吾書至此。憐與感俱。

塵父曰。蕙春梨雲與憂夫。咸已投入情場。不能自脫。三人各有一番說不出。的心事。偏又互解相知。互能相諒。卒之相知者。轉爲相仇。相諒者。終爲相嫉。於此不得不佩服劍華之陷於情。而不爲情染。翻能超然於爭競之外。脫然而無所累。劍華其近於太上者與。

蕙春探望憂夫。偏挈一相仇之梨雲與俱。旣爲探望去。當思有以慰藉。不圖更以窘迫憂夫。固見情之所至。喜怒哀樂。有發於不自期者。亦兒女子心腸。不可捉摸。然而蕙春固亦自悔矣。

第五章 誰想他識空便的靈心兒。早瞧破唬得我倒躲倒躲。

梨雲日受蕙春之嘲諷。語語皆含刺。意言言悉是酸心。不惟不能抗。亦且不敢辨。在蕙春醋意旣萌。惡心隨發。早將主婢舊情。付諸九霄雲外。絕不顧梨雲之

難。堪。在。梨。雲。鬻。身。爲。婢。己。身。已。失。主。權。不。啻。受。自。由。刑。之。宣。告。非。主。人。下。逐。客。之。令。絕。不。能。作。退。休。之。想。而。長。年。作。伴。不。爲。同。心。之。侶。乃。爲。爭。愛。之。仇。梨。雲。卽。眷。念。主。恩。情。甘。讓。渡。而。憂。夫。且。不。諒。人。只。纏。綿。愈。甚。况。柔。弱。如。梨。雲。又。烏。能。力。關。情。魔。超。出。孽。海。梨。雲。梨。雲。汝。將。何。以。堪。此。繼。自。今。枕。邊。淚。雨。恐。無。晴。霽。時。矣。不。特。梨。雲。爲。然。憂。夫。自。梨。雲。病。後。覺。蕙。春。相。待。情。形。驟。然。一。變。憂。夫。與。蕙。春。本。屬。至。親。加。以。多。年。同。學。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戚。意。朋。情。都。到。極。深。地。步。正。惟。夙。昔。感。情。如。是。其。厚。憂。夫。意。中。只。認。蕙。春。今。日。之。見。愛。仍。是。向。來。之。親。情。萬。不。料。蕙。春。情。意。固。早。隨。年。齡。而。變。遷。迨。至。蕙。春。妬。嫉。情。形。透。入。眼。簾。耳。鼓。方。悟。蕙。春。芳。衷。早。已。另。有。肺。腸。憂。夫。固。自。嗟。懵。懵。而。蕙。春。之。恐。憤。已。深。憂。夫。對。之。惟。有。徒。呼。負。負。而。已。然。而。憂。夫。之。負。蕙。春。夫。又。何。待。分。說。憂。夫。旣。抱。愧。對。蕙。春。之。心。又。懷。必。得。梨。雲。之。念。區。區。方。寸。地。滿。播。情。苗。種。子。自。此。以。後。憂。夫。心。中。殆。無。片。刻。之。閑。者。番。病。源。固。卽。由。此。而。起。迨。病。魔。旣。去。而。情。魔。仍。固。結。於。心。中。所。謂。病。於。

心不病於身。身病可治。而心病不可療也。憂夫於是苦矣。

梨雲憂夫既都受阨於蕙春。後此二人迫不得不易相親。而爲相避。一園之距如隔萬重。彼此相思益形勞苦。顧此中消息。又爲蕙春窺透。嘲諷之技。旣窮嫉妬之心。益甚。且自是憂夫足迹罕至內室。蕙春偶至園中。亦罕見憂夫蹤跡。相思之念。不下梨雲。顧梨雲則與憂夫兩心互印。雖不見而如見。蕙春則獨抱深情。反爲憂夫厭物。雖見更較不見爲難堪。彼固鍾情。憂夫安肯埋怨。及之推原禍始。罪由梨雲。則逐梨雲之心。且益急磨厲。以須持刃待砍。而梨雲小心謹慎。內外交稱。固不能以莫須有三字織成冤獄。蕙春之技。幾乎窮無所施。然不久而絕好之機緣至矣。

周先生者。年六十餘人。衰老多病。前此所患。乃係痰症。經庸醫誤用涼劑。病益轉劇。臥牀半月。竟以不起。劍華憂夫弔唁而歸。頌馨眼高於頂。視周先生外胸中無崇拜之人。且爲劍華進身資格計。明年擬令改入學校肄業。際此年終。不

便任令輟業。則囑憂夫仍與劍華共相切磋。爲自習之功。而憂夫之父紹先。以歲暮事繁。憂夫既輟業。專函促令回家。憂夫意雖不願。而父命不敢有違。則告辭頌馨。治裝待發。此際憂夫第一心事。乃在與梨雲作臨別之談話。天苟有緣。畀以進言機會。或且更施以特種要求。乃遲之數日。惡作劇之蕙春。一若明知憂夫心事。此數日內。特別戒嚴。絕不與以相會之機。而憂夫第二家書。又催促就道。憂夫至此。不能更事羈延。臨行前夕。方悶坐書房。情緒鬱抑。忽有叩戶而至者。啓門。則繡雲也。憂夫驚曰。繡雲姊。寒夜見枉。端的何事。繡雲微笑。出一紙書相示。憂夫接視。則小簡一章。蕙春劍華各有署名。因微誦曰。

鑿鑿臘鼓。歲事將闌。蕭蕭馬鳴。分襟在卽。揮手茲去。此會何時。古人若爲我輩。詠也。雖然暮雲春樹。曷禁來日之思。而旨酒佳肴。且作今宵之醉。特修片鯉。爲迓雙鳧。望停雲。非關折柳。

讀竟笑曰。知之矣。歸報姑娘公子。我行至也。繡雲不遽行。視憂夫行裝。笑曰。沈

公子明日真欲回府邪。憂夫笑曰：然也。行與姊姊們暫別矣。繡雲嚙唇低笑曰：公子乃舍得梨雲姊姊邪。憂夫猛地一驚曰：姊姊何言。我乃不解。繡雲復笑不答。憂夫強問之。繡雲益狂笑，憨態可掬。憂夫大窘曰：姊姊底事好笑。繡雲方止笑，答曰：我說梨雲姊姊干公子甚事，乃勞強問憂夫。如不聞，又急問梨雲姊姊如何。繡雲笑曰：公子真個不知抑……我謂公子辜負梨姊姊也。憂夫急曰：好姊姊，安見我辜負梨雲姊姊。繡雲回頭，他視側頸微笑曰：害人至恁般地位，猶假裝沒事人。公子可知梨姊姊甚忤姑娘。端爲何來。憂夫驚曰：姑娘奈何忤梨姊姊。繡雲復大笑不答，返身逕去。復回頭呼曰：公子速來言，已匆匆竟去。憂夫經此一擾，又惹起萬丈愁情。箇中消息，至爲小婢所知，則知者必不止一二。人梨雲從此恐不復能安居府中，或竟以此而釀出意外，則我誠大累梨雲矣。至蕙春不悅梨雲，本在憂夫意料之中，尤恐器既易位，投鼠者更無所忌。則是蕙春因愛我而害我，我復因愛梨雲而害梨雲，愈思愈幻，愈想愈愁。沈吟久久。

乃思得急計。匆匆抽管書曰。

梨姊賜鑒。僕明日行矣。姊以僕故。忤蕙春。僕安忍舍姊而獨行。顧嚴命促我。不容再延。僕欲與姊作臨別之談話。而不可得。僕身雖行。僕之心。又何能暫釋。望於明晨。在竹林深處。候我片時。冀得共籌良法。脫去是非。餘容面告。茲不具陳。

書竟。並不計此舉之有補於事否。袖之而行。抵蕙春繡闥。則劍華已候久矣。見憂夫至。起立笑迎。憂夫笑問。弟妹妹何事寵邀。劍華笑曰。鄙意已詳小啓。兄未見邪。憂夫笑曰。餞別斷不敢當。吾弟又豈真有此雅意乎。蕙春笑曰。憂哥哥忒小覷人。將視窮兄妹。不能作東道主邪。言已。衆皆大笑。蕙春便喚繡雲梨雲同李媽。曳窗前方桌。置之中央。且置坐位盃筋。憂夫驚笑曰。怪事。二位竟爲我餞行。抑何可笑。劍華曰。一甌水酒。不足言敬。聊敘別情耳。蕙春笑曰。哥哥幾時學得恁斯文。衆復大笑。乃各就坐。梨雲偕繡雲侍。具肴執壺。促爵行酒。憂夫持

盃滿飲。喟然曰。蕙妹華弟。聚首三年。分襟一旦。後此天各一方矣。對此離筵。能毋切怛。蕙春嘿然。劍華曰。不然。聞家父言。明歲擬令弟入本省高等學校。妹子亦擬入女子中學。哥哥盍請於舅父。仍與弟同學。憂夫愀然。搖首不答。頃之。出紹先手書。示劍華。劍華讀之。則紹先以家累日重。擬令憂夫輟學就事。且言京友某君。現方得意。欲憂夫往依之。藉便謀事等語。劍華閱畢。曰。兄意如何。以我思之。兄今正就學之年。不宜就事。蕙春梨雲聞言。咸注視。憂夫似急欲得其報。告憂夫太息曰。此非兄所能自主張。吾弟言亦大有理。方今國事大半壞於新進少年。兄誠不願尤人而效之也。容歸里稟諸家父。再圖復命耳。憂夫言時。不期舉目視梨雲。梨雲眼暈。朝露瞳凝。秋水既觸。憂夫視線不禁低頭脈脈。欲言未敢發。欲泣未能聲。一種含怨含顰。似悲似恨之態。透入憂夫眼簾。憂夫情不自禁。擲盃長歎。淚如雨下。劍華驚曰。憂哥醉邪。蕙春點首曰。蠢人蠢人。憂哥何嘗醉。特心有所感耳。憂夫拭淚強笑曰。妹知我何所感。蕙春不答。回頭視梨雲。

則已不知何往矣。劍華卽呼曰：梨姊、姊、梨姊、姊、梨雲在內應曰：來矣。聲顫而有悲意。蕙春冷笑曰：二哥哥忒不解人意。人方有事，何相促也？劍華欲言，梨雲已出眼眶。中尙略露淚痕。劍華視憂夫，又視梨雲，不覺恍然，似有所悟。梨雲、憂夫、咸大慚，恨不向地穴中鑽去。劍華見此情狀，心含醋意，默默無言。憂夫卽覆盃告醉，一席離筵，遂都不歡而散。憂夫默然歸書室，佯醉呼眩。劍華、蕙春、囑李媽持燈送去。憂夫臨行，目視梨雲，梨雲會意，先趨門外，僞爲傾棄殘肴。憂夫出門，亟以所書擲置於地。梨雲大駭，目覩室中，則蕙春方對之而笑。梨雲窘甚，不敢拾取。方徘徊間，蕙春忽喚繡雲門外，紙條可拾。將來繡雲遵命拾取，呈諸蕙春。蕙春略一展視，卽搓而懷。諸囊中，劍華方夷坐炕上，閱本日報紙，問妹妹何事。蕙春笑曰：是我日間囑李媽購物，賬單遺地上，囑繡雲拾之耳。劍華不語。梨雲心中忐忑，不能自寧，面白氣促，殆類垂死之人。蕙春則凝坐榻上，寂不發言，似有無限心事，縈繞於中。良久，良久，繡雲輩已收拾竣事，繡雲因事赴上房去。梨

雲則託言頭疼亦歸臥室。室中僅存劍華兄妹。劍華擲報於炕。突然起立。踱索久之。忽地長歎一聲。蕙春問二哥何事。嘆息劍華不答。復返炕高坐。久之。忽問蕙春。憂夫待梨雲甚厚也。蕙春微笑。沈吟曰。然也。劍華曰。梨雲待憂夫何如。蕙春笑曰。勝於待二哥遠矣。劍華默然。蕙春笑曰。二哥何所思。身爲公子。乃爭愛於婢女之前。不亦大可笑邪。劍華且驚且笑曰。妹妹笑話我。我。正說至我字。忽聞門外一陣步履聲。繡雲報曰。夫人來也。沈夫人聞劍華蕙春爲憂夫餞行。老懷興發。命侍婢掌燈來前。願與兒女輩共諧興趣。中途遇繡雲。始知佳筵已散。因扶繡雲肩來。蕙春璇閨。蕙春劍華亟迎至門。沈夫人笑曰。散席何早也。且言且入內坐。蕙春奉茶。笑曰。憂哥心緒不佳。少飲便醉。已囑李媽送回書室矣。沈夫人點首曰。此亦毋怪其然。彼在吾家長大。與汝輩聚首多年。一旦言別。可知其中難堪也。劍華蕙春俱含笑曰。母親言是。沈夫人徧視室內。不見梨雲。蕙春知其意。卽笑曰。梨雲頭疼已睡矣。夫人太息曰。此孩子亦殊可憐。人既有

病可善視之。蕙春應諾。心中却不期暗笑。夫人既去。劍華怏怏隨行。蕙春獨坐。香闥擎盃出神。久之。命繡雲速睡。吾尙有事。不勞伺候。

塵父曰。憂夫愛梨雲。梨雲知之。蕙春愛憂夫。憂夫不知也。爲蕙春設想。此情果是難堪。

蕙春欲逐梨雲。而不得其機。憂夫盂浪。反授之以柄。是逐梨雲者。憂夫也。非蕙春也。然爲憂夫。梨雲想轉不如梨雲出府更易。設法完聚。故蕙春此舉。實弄巧成拙。而憂夫梨雲則弄拙成巧矣。

第六章 你須不奪人之好。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蚤被無情惱。

憂夫之函。既爲蕙春所得。梨雲次晨。遂不能踐憂夫之約。憂夫鵠候多時。杳不見梨雲蒞止。不覺惹起滿腹狐疑。彼固眼見投函時。梨雲身畔。未有他人。則此函必落梨雲之手。梨雲雖識字不多。而此粗淺之字義。當能瞭解。胡竟失約不來。或者彼得此函。疑我或有他意。因反逢彼之怒。則此舉可謂弄巧成拙。梨雲

梨雲。汝誠寃煞我矣。雖然。梨雲慧心人。知我既深。當不復以此疑我。或以私情密約。有類草露。野田彼方。引爲羞辱。顧亦宜惠然而來。責我數言。庶不勞我久盼。以梨雲之愛我。其心已昭然若揭。乃不諒我一片苦心。爲他焦急。梨雲豈無情。若是邪。憂夫躊思多時。怏怏回館。早餐以後。書僮二輩。爲憂夫負裝出館。憂夫隨之出園。則頌馨夫婦。及劍華兄妹。已候於上房。各致其別離之意。憂夫心緒如焚。百無聊賴。別去衆人。忽忽出門。劍華送之下船。方歸內室。彼與憂夫感情本厚。相處之情。直同骨肉。乃自昨夕之事。劍華窺透憂夫與梨雲之感情。且知梨雲待己之情。不如憂夫遠甚。心中亦殊不樂。夜間輾轉思維。終不能捨却梨雲。現乘憂夫既去。漸貢其真摯之情。使梨雲舍憂夫而親己。而不知憂夫與梨雲兩情契洽。已達極端。雖未有紅絲之繫。已早堅白首之心。劍華總具癡情。亦復何益之有。劍華。劍華。汝意左矣。

自茲以後。劍華藉讀書爲名。常在蕙春繡閣中。冀得親近梨雲。藉表其愛慕之

情而梨雲自憂夫行後心緒本已不甯加以憂夫之函落於梨雲之手不知憂夫函中所言果有何種關係心中忐忑不可名狀劍華固不知此中情事見梨雲意亂心慌失張落智益疑彼不舍憂夫故有此兀臬之現狀因而心中益增懊喪顧其欲得梨雲之意仍未能稍解不期數日之後府中乃陡現一不可思議之怪事則梨雲潛遁之消息是也

梨雲何爲遁邪人格如梨雲乃其負潛遁之名邪此誠事之大奇者也著者不欲久悶閱者於胡蘆之中今姑以其真相揭而出之蕙春自得憂夫致梨雲書後妬憤之心一發而不可復遏且憂夫此函又適爲蕙春逐梨雲之絕好機緣蕙春安肯輕輕放過坐失良機乃所以蘊念不發者徒以憂夫新去而梨雲與憂夫感情又爲衆所共曉若驟下逐客之令必令人猜疑梨雲之行與憂夫有關則憂夫聲名且因之受累是非蕙春之所忍也故遲之數日之後始於夜深人靜之際喚梨雲來前梨雲心懷鬼胎忐忑不已問姑娘喚婢子何事蕙春不

語則出。憂夫函置梨雲掌中。曰：試視此中作何語。梨雲接書而顫讀之。面灰如死。不能置詞。蕙春則和顏悅色。笑曰：汝毋恐。我決爲汝守此秘密。雖然。汝今後不宜再在府中。我與汝之緣盡於今宵矣。梨雲此時深恨憂夫鹵莽釀此事端。然心愛憂夫不忍委罪於憂夫。則概付嘿嘿。不加辨白。蕙春又笑曰：汝不必恨我。我無惡意。但認汝此舉爲有害於……蕙春言時亦不禁面紅過耳。吃吃不能暢言。則改其語調曰：且汝甚愛憂夫。當知憂夫家有嚴親。未必能如彼志。汝後此尙宜斂跡。韜光。毋與憂夫接近。庶不致以愛憂夫者害憂夫。汝試思之。謂然乎否乎。梨雲此際已轉灰白之色。而爲淡紅。仍嘿然不語。低頭悄立。俯視地上。梨雲又曰：吾爲此言。不特爲汝計。亦爲憂夫計。汝誠愛憂夫。毋甯及早捐棄。憂夫卽憂夫。不舍汝。亦當設法趨避。能不與相見。則萬事都了。而汝之所以厚憂夫者。至矣。且事宜從速。遲則家中追騎至。彼此均有不利。吾爲汝計。莫善於此。汝能從我言否。能眞愛憂夫否。梨雲仍不答。而心中一酸。淚珠遂奪眶而下。

蕙春本愛梨雲。徒以爲情敵。故不得不速事。剗除睹此情狀。更設身處地。爲梨雲着想。亦不覺油然而起。不忍之心。則亦愀然不語者久之。方復低聲曰。梨雲。汝怨我否。恨我否。我言固甚不情。爲汝所難堪。然爲汝計。爲汝心中之憂。夫計不得不強。汝以所難。汝苟以我爲挾制。則大誤矣。梨雲泣益急。仍不語。蕙春不覺亦淚珠盈眶。喟然嘆息良久。久久復悄語曰。汝恕我。我無惡意。雖然。我烏能強。汝不恨我邪。嗟夫。梨雲從今別矣。蕙春言至此。心有感傷。眶中所蘊之淚。遂無術阻。止聽其自由。越眶潛然直下。梨雲此時真不知是喜是悲。是怨是憤。第覺怨憤悲感。交迸芳衷。發而爲哀。則復飲泣不已。顧仍守緘。默主義一言不發。蕙春哽咽曰。梨雲。梨雲。從茲一別。此生能否再見。誠不可知。然我心固時刻以汝爲念。且時刻對於汝。抱無窮之歉。仄汝苟信吾意。無他當能諒我。苟其不信。吾又安能強。汝以必信。嗟夫。梨雲從今別矣。說至此。復啜泣不休。梨雲至是乃強制悲憤。低聲言曰。姑娘心事。婢子固已知之。姑娘盛情。婢子亦已心領。今茲之

事。婢子不敢妄言。誠不能無所介懷。雖然。姑娘所命正理也。婢子所懷私情也。婢子敢以私情而忘正理。別矣。姑娘願姑娘多福。言已。嗚咽有聲。伏地叩別。泣不可仰。蕙春挽之。使起。出鈔幣五十元。賜梨雲曰。區區之意。聊爲衣食之需。汝不以爲辱而受之。則幸甚。幸甚。梨雲再拜曰。姑娘苟憐婢子窮困而周濟之。婢子將以姑娘德意奉之。婢子之父爲甘旨之敬。以示姑娘恤老憐貧之厚意。婢子謹百拜叩領。若慮婢子心志不堅。而以是爲市恩之具。則非姑娘之所以待婢子。亦非婢子之所敢受也。蕙春正容曰。梨雲汝之意。我已知之。是區區者。固爲令尊甘旨之需。非有他意。汝其毋辭。梨雲乃涕泣拜謝。受之。聽壁上鐘聲已報二下。蕙春持梨雲之手而泣。梨雲慨然曰。世無不散之筵。姑娘何必戀戀別矣。姑娘婢子今卽行也。蕙春挽持久之。復拔頭上碧玉簪。加之。梨雲髻上曰。以是爲紀念品可乎。梨雲復拜受。告辭。蕙春爲啓角門。囑從園門出。門外故多小船。梨雲僱得一葦。翩然竟去。蕙春佇立多時。至船行已遠。方怏怏歸房。聽繡雲

輩鼻息方濃。方始心安就睡。至次晨。繡雲先起。訝梨雲今日何晏。揭帳視之。空無人矣。不覺大驚。亟稟蕙春。蕙春恐梨雲行未至家。且須避地他方。必非頃刻所能辦。深恐驟一宣揚。家中追騎必速去。則誤事實甚。遂謂繡雲不必張皇。渠或有事外出。亦未可知。迨抵晚不回。蕙春亦現疑駭之色。但謂梨雲不致遁去。度有意外情事。因稟知上房。使人在本城尋覓。仍無蹤兆。全家上下莫不咄咄道異。至次日方使人至梨雲家。則父女已遷居他方矣。於是梨雲潛遁之說。遂以證實。至其潛遁之原因何在。則言人人殊。知之者度蕙春外無他人矣。時劍華方隨頌馨赴省。比其返也。梨雲去已三日。劍華不覺跌足太息。與蕙春共揣箇中原因。蕙春只推不知。劍華忽有所得。謂梨雲既鍾情憂夫而已。復強。鵬。梨。雲。梨。雲。恐。見。強。迫。遂。行。潛。遁。梨。雲。固。不。能。諒。我。而。我。之。貽。害。梨。雲。造。孽。殊。重。然。而。梨。雲。之。遁。必。與。憂。夫。有。關。則。固。有。七。八。分。把。握。也。劍。華。蘊。此。理。想。且。悔。且。恨。以。事。關。於。已。又。不。便。舉。以。語。人。會。當。殘。臘。新。年。交。代。之。際。度。憂。夫。必。來。賀。

歲。耐心守候。冀晤面時。一探消息。不謂候至新正十日。紹先始行登堂。問憂夫。知臥病在牀。不能出門。劍華因復變計。稟命頌馨。隨紹先同往賀歲。並視憂夫之病。

憂夫之病。何自起乎。蓋受梨雲一遁之影響也。憂夫家距郁氏約百里之遙。消息本不甚靈。以故梨雲潛遁之說。至臘底而始傳到。憂夫聞信之餘。不覺震駭惶恐。至於失次。旋即遣人至梨雲家中探訪。則梨雲出行之次日。張阿誠卽同時失蹤。憂夫雖不解箇中真相。究竟如何。而料爲與己有關。則已無疑義。更由此層層推索。不覺洞見癥結。蓋明人料事固不待細說也。於是乎憂夫病矣。此次病勢。不復如前之輕鬆。初起卽患咯血。咯血數日。便爾臥牀不起。紹先獨有此子。寧不惶急。乃遍請名醫。多方施診。終未奏效。憂夫臥病十日。不覺骨格支離。形神俱變。紹先絕不知憂夫病所從來。但以憂夫軀體壯健。似不應有此弱症。心中亦不無疑慮。以劍華肯往視疾。則大喜。欲藉劍華口中。探出憂夫意思。

劍華既抵沈宅。亦有新年俗禮。循例舉行。乃往視憂夫之病。紹先另蓄別意。不與同行。憂夫臥西偏樓上。劍華拾步登樓。將抵臥室。忽聞微吟聲。因佇立聽之。憂夫吟曰。

怨別何人上翠樓。天涯芳草故羈留。數行書寄千行淚。一種情牽萬種愁。潦
草春光驚短夢。落花新雨怯空樓。會期珍重函空訂。多恐扁舟阻石尤。
花開風雨故相催。滿眼愁紅照綠苔。情在。心。頭。難。掬。示。身。無。羽。翼。可。飛。來。驚
灘。蟬。殼。驚。魂。碎。燕。忌。鶯。猜。熱。念。灰。死。恨。今。生。緣。未。了。賸。餘。雙。袖。淚。痕。堆。
斜陽芳草怨王孫。泣別應離倩女魂。啼徹杜鵑聲。有血幻成蝴蝶夢。無痕月
華正照初三夜。風信剛吹廿四番。未鑄同心先鑄錯。點金成鐵信奇冤。

劍華聽畢。不覺大疑。聆此詩意。意外有人似梨雲之行。有逼迫之者。而此逼迫
之人。又入憂夫料度之中。已枉爲梨雲之鍾情者。而於箇中情事。毫末前知。則
梨雲對於憂夫者。般密切。夫又何怪其然。但以適間所聞。以憂夫於梨雲所在。

亦未有所知。然則梨雲果焉往。邪果何爲。遁邪。廬父曰。蕙春既不容梨雲。又欲使梨雲不怨。一番送別詞。狠辣而懇摯。直使梨雲恨不得感不得。卒之恨去。感生因感。思報乃有下文。一番決絕。其結果徒令憂夫添多少困苦悲傷而已。亦冤矣哉。

劍華自愧知梨雲不深。已伏下文仗義事劍華真情天聰明人也。

第七章 將錦片前程已蹭脫一邊妙句兒落空。他一邊虛名兒誤賺我憂夫一病數月。至春夏之交始復原狀。時蕙春劍華久已入校。疊以函來。憂夫值精神振爽。亦嘗抽管作復。至是蕙春聞憂夫病愈。復函約憂夫赴省。憂夫亦正苦悶。欲出外游遨。稟命紹先。整裝待發。忽於其時紹先接得京友來函。約憂夫襄理公牘。月薪雖不甚鉅。後此可望進身。紹先大喜。亟命憂夫即日首途。憂夫病後念梨雲消息不可復聞。對茲世情陡增淡漠。大有意懶心灰之象。惟既承嚴命不敢相違。且藉此得暢事游歷。未始非破悶之道。亦遂欣然應命。於四

月三日乘車抵滬。略有勾當。小駐數天。因憶蕙春之約。遂報以一書。敘述已之行蹤。且告京寓地址。滬事既了。卽行北上。紹先之友。爲農部司長兼某鑛務公司經理。憂夫既至。卽以公司文案一席相委。憂夫本豪爽不羈之人。自情場失意。一切灰心。遂生玩世之念。京居多暇。常從友人徵歌舞榭選色。平康而杜夢已醒於揚州。白淚久殘於江上。意非所屬。聊復爾爾。稍作留戀。輒便舍去。蓋傷心人別有懷抱。與尋常冶游家殊其宗旨也。於時有老伶工張某者。所居鄰近公司。方授徒於家。憂夫常從之游。因聆得戲中三昧。加以身段玲瓏。歌喉清徹。經張某再四稱賞。憂夫笑問。視我能爲伶人否。張笑曰。此非先生所爲也。雖然。以先生之才。苟爲鬚生。可占文武之長。足爲伶界生色。憂夫厭世既深。常欲粉墨登場。聊吐抑鬱不平之氣。乃謂張倫。謂我可教。顧執贄從弟子禮。張以爲誑。憂夫固請。張曰。胡不入票友會去。憂夫以爲然。乃由張之介紹。入某票房習文。武鬚生。每於午後驅車赴社。習以爲常。憂夫天分既高。進步自速。凡三月之功。

已能扮演重劇。如獨木關。請宋靈落馬。湖翠屏山等。社中教師。至謂憂夫程度。足與楊李爭勝。憂夫亦欲一試。以爲快。適有某園園主。聞名敦聘。仍由張某之介。登台串演。第一日演獨木關。次請宋靈。次風波亭。憂夫唱工既佳。武術亦復不弱。而一種蒼涼沈鬱之聲容。足以描摹劇中人身分。令觀者嘆爲得未曾有。該園營業。因之大振。憂夫亦樂此不疲。常在各園客串。友人或勸棄仕爲伶。憂夫笑曰。是吾志也。吾視天下事。無樂於此者。吾將以此終。吾身願今尙非其時耳。由是憂夫益專心於戲劇之學。志在改良舊劇。革其鄙俚。而進於雅飭。對於劇本。頗多改削。而京人墨守舊規。轉不歡迎。憂夫志不稍懈。刻意經營。自信彼之志願。終有成就之一日。會漢上某園主。聞憂夫名。挽公司經理代爲邀請。憂夫慨諾。託人代理職務。卽日南下。打炮三日。演其親編之劇。大受歡迎。園主倚爲臺柱。一日。方演全本子胥投吳。樓上下座客爲之俱滿。憂夫結束登場。繡簾起處。羣粲齊來。憂夫瞥見包廂中一華裝少婦。傍侍一俏丫鬟。捧茶側立。憂夫

眼簾一接不覺驚呼一聲曰梨雲……說至雲字驀然憶己身方爲春秋之伍子胥非復當時之沈憂夫也時臺下譁笑駭怪之聲一齊並作幸憂夫饒有急智卽佯仆於地人事不省於是園主聲言憂夫偶患急症不能上台另以他角相代憂夫亟向園主道歉園主問憂夫究因何事現此怪狀憂夫因來漢旣久與園主饒有感情遂不復相欺盡以始末相告園主亦爲太息憂夫因求園主說法與梨雲一會園主囑按目某甲代爲致意梨雲梨雲驟聞此言不禁駭絕因憶蕙春曩約欲拒不相見繼念憂夫灰心進取遊戲塵寰未必不以我故今茲之事又幾爲盛名之累苟更吝一見後此不知更演何種活劇則我之累憂夫也更甚不如姑與一見而勸以速就蕙春之婚似爲兩便之道輾轉尋思覺此外更無別法而某甲催促甚急遂不覺脫口應諾著者曰嗟夫梨雲汝意左矣憂夫旣以梨雲故傷心至此是其對於梨雲之心已堅決而無可轉圜梨雲顧欲移其匪石之心而更就蕙春梨雲之用心雖苦梨雲之設計毋亦太慎乎

憂夫爲戲園台柱。梨雲爲觀客侍者。兩方接近。本有多少困難。況今茲之事。已貽觀客以無限疑心。若就此相見。外人不知實情。蜚語必所難免。不惟於憂夫名譽攸關。且爲梨雲計。亦須負多少嫌疑。此不特梨雲所不許。抑亦憂夫所不願者也。梨雲旣允憂夫之請。芳衷默運。知此間不宜相見。沈吟數四。方約於明日午前來憂夫寓所。按目歸報。憂夫之喜可知也。園主因調侃曰。憂翁注意。明日會到意中人。毋令懽喜逾量。再現今日之笑柄也。憂夫且笑且引歉。并言明日當演雙齣以補今且之愆。園主亦喜悅。致其謝忱。憂夫卽回寓。閉戶早睡。以喜出望外。覺精神抖擻。志意爽豁。爲半年來所未有。而心中轉跳盪不甯。徹夜至不成夢。

梨雲與按目談話旣終。主人者垂詢事由。梨雲陽言有戚串李某。因謀事來漢寓居旅館。頃來戲園訪友。因有主婦在。不便相見。囑按目致意。且命婢子明日午前至棧中一會。主婦不疑有他。亦遂無言。梨雲隨主婦返家。一寸芳衷。宛轉

欲絕念憂夫人才何乃置身伶界最苦者以自己鍾情之人乃爲他人作合是不啻以已畢生幸福拱手而讓諸於人梨雲縱薄命抑何至於此極邪不甯惟是梨雲己身雖抱退讓之心而憂夫之必不見允又可斷言梨雲將強制以必從乎苟其相從梨雲固不啻舉刃而自殺而梨雲之所以爲蕙春者情至矣蔑以加矣然而梨雲將何以自對並何以對憂夫而况憂夫之必不見舍也梨雲蓄此諸念終夜徬徨不能成寐其狀殆與憂夫相同而其所以異者憂夫則純抱樂觀而梨雲則悉爲愁緒也

翌日之晨英界某旅社某號房間內有男女二人對坐啜泣男子呼曰梨姊妹汝必欲拒我耶必欲我娶蕙春邪爲卿計得矣然而我一生幸福悉爲卿斷送淨盡卿能爲蕙春而犧牲幸福我不能爲卿故而拋棄生命姊妹恕我我決不能遵姊妹之命梨雲聞憂夫言詞決絕不禁掩面啣嚔曰公子奈何……憂夫突然起立曰姊妹猶以公子相稱則姊妹自居何如且姊妹之視我何如嘔……

……我又誤矣。我今不當更呼姊姊。憶之憶之。我較汝長也。今宜呼爲妹妹。梨妹。梨妹……梨雲不應曰：公子……憂夫掩其口曰：妹再如此相稱，我誓不再見。妹旋變語曰：否否，不然。我言又誤，我不能不見妹。妹倘再呼我公子，我當自殺於妹之前。梨雲不得已，悄呼曰：哥哥。此二字聲浪甫出，香輔梨雲已滿面緋紅。羞澀至不可名狀。憂夫則大樂似盡忘目前難解難決之大問題也。梨雲忍羞續說曰：不甯惟是彼蕙姑娘者，方以梨雲爲情敵，而劍華公子則又以憂哥爲情敵。梨雲苟……憂夫接口曰：此更不成問題。妹視我豈忍與劍華相爭，顧我心自有見解。覺此舉匪特無負劍華，且爲天經地義之舉，可對諸一切而無愧者。因更舉己意見爲梨雲詳陳之。梨雲嘿然不復有以難，而自問良心終不能背蕙春之約。且蕙春所言饒有至理，固不僅爲箇人私情。恐憂夫因念我之故而惹起家庭風潮，則我之負罪更深。或以此而蕙春竟發其烈性，出於一死，則我之負疚亦益甚。有種種原因，而我與憂夫之間似有一無形界線，區劃其

中萬無接近之理。顧憂夫堅執一至於此。又將何以相解。梨雲此際柔腸宛轉。若螺之九迴。芳念踟躕如蛛之百結。遂不禁付諸一哭。涕淚滂沱。自午至於日昃。議不得當。梨雲只得以再商二字了此談話。方欲告辭。忽館役遞來一電。則紹先因要事促憂夫即日歸浙。電由京中轉來。蓋憂夫在漢家中固未之知也。吾書至此。當迴筆敘蕙春矣。方憂夫之行也。蕙春早赴杭校。事前未有所聞。比得憂夫由滬來函。方悉底蘊。而彼之希望似受一無形之打擊。蓋蕙春眷戀憂夫已達沸點。而憂夫顧別戀梨雲。竟不以蕙春爲念。蕙春雖自嗟命薄。而情意並不稍灰。既已逐去梨雲。方欲漸與憂夫接近。灌輸一己之愛情。而轉迴憂夫之執意。乃與劍華商量。欲令憂夫入校。而由己供其學膳之需。匪爲市恩。聊圖親近。時劍華心中則又另有主張。其一彼由各方面情形推想。已知乃妹之屏棄。憂夫匪伊朝夕。其二已欲得梨雲法當從憂夫能舍梨雲而足以替代梨雲者。非蕙春莫屬。以故對於蕙春提議。表其非常之贊成。而不謂憂夫又就事北

上并一見之緣亦慳不可得劍華猶能自制而蕙春之心不堪自解矣
著者曰天下無形殺人之利器殆莫甚於情魔凡人一爲情惹鮮有能自解脫
甚至單面相思纏綿固結明知人不我愛而無術以自制其情往往以此殺身
殞命若蕙春之遇爲可憫也蕙春自憂夫北行芳衷忽忽若有所忘日則擁書
癡想對此明媚春韶徒增惆悵夜則倚枕深思忍聽連宵風雨倍切淒其幾見
柔弱之姿堪經摧折遂致膏肓之病忽地纏綿蕙春心傷腸斷苦意難宣不覺
漸成弱症面黃如蠟骨瘦如柴飲食逐減步履傷勞始猶強自支持卒乃慙慙
不振劍華聞訊大驚強之歸里頌馨夫婦驚駭異常延聘名醫多方診治僉以
寡思慮祛愁煩自尋快樂毋事憂傷相告戒此言可謂洞見病源而無如蕙春
之決不能從也委頓至是年夏季蕙春竟日與床第爲緣不能行動轉側之間
亦須扶助蕙春自知不起一日命繡雲攙扶起坐攬鏡自照不覺喟然欲泣而
淚盡血衰但有乾號太息數聲口占小詞四闋調寄江南好云

容顏好對鏡。總淒然好事還教招鬼妬。新聲怕唱。想夫憐消息。在何年。
容顏好空自比桃花。有限歡娛。春似夢無聊。身世睡爲家。默默數韶華。
容顏好只恐好難長。銀燭光寒。搖淚影玉爐。灰冷斷心香。五夜九迴腸。
容顏好孰箇是知音。點點落花來。有意滔滔流水去。無心夕照淡遙岑。
吟畢命繡雲取紙筆來錄之。並題曰病中雜感。書竟不覺力疲神焦。身不由主。昏然而倒。

廬父曰梨雲卒遇憂夫在己者欲制其愛。憂夫之情在人者欲力守蕙春之約。而又欲驅憂夫愛己之情而使之向往蕙春而已。心中又實實舍不下憂夫。閱者諸君試爲梨雲設身處地。一想象爾時情狀。當亦爲徹夜徬徨。不知所計。然而此時之蕙春則難堪之情不較梨雲爲更甚耶。
憂夫英俊多才。志氣卓犖。乃以一梨雲故。至灰心世事。有厭棄一切之觀。甚矣情魔之惹人。其力爲大而且劇也。

憂梨一席談。梨雲仁至義盡。對己對人。可無愧怍。而憂夫只抱定一箇情字。與他辨難。而梨雲幾窮於詞。吾不知斯時梨雲心中是悲是喜是哭是笑。想其難堪之情。當較被逐時更甚也。

江南好四闋。字字含悲。語語都淚。讀之如聆巫峽猿鳴。如聽衡陽雁唳。有心人所不堪卒讀者也。憂夫雖別有鍾情。睹此亦當慟絕。

第八章 便是言詞賺一時 紕繆半世羞慚

蕙春病勢已成損症。諸醫咸束手謝不敏。而蕙春轉日復一日。殘喘仍延。歷至七月之初。並無增損。頌馨夫婦已知蕙春苟延一息。終無痊愈之望。昕夕悲惶。不能自釋。而終不測其病之所由來。此非頌馨夫婦之懵懵。緣蕙春年幼怕羞。雖對於憂夫愛情綦厚。表面上轉故示疏遠。慮滋物議。頌馨夫婦又烏從窺見。其有如許心事。邪惟劍華與蕙春時刻接近。秉其數月來經驗所得。恍然窺徹。蕙春病源亦嘗以微言諷勸。而蕙春只視作不入耳之談。病中肝盛。易怒善憤。

竟將劍華友愛深情。付諸度外。劍華用是不敢多言。至是見蕙春危症已成。旦夕不保。念草木之質。能療身不能治心。欲治蕙春之心。非憂夫良不爲功。明知憂夫灰心遁世。端爲梨雲如許深情。何能移易而坐視蕙春之病。日益加增。烏能愀然舍置。因欲以無聊之言爲最後之一試。是日午後。悄至蕙春病室。叱去繡雲。揭帳視蕙春。顴骨高聳。鳳眼深樞。渾身肌肉。悉化一付皮骨。不辨是人。是鬼。劍華未及啓唇。便爾痛哭曰。妹奈何憔悴。至是蕙春啓目見劍華。悲狀欲哭無淚。但有微嘆。劍華因坐於牀側。目注蕙春。萬語千言不識。從何說起。良久良久始覓得破題兒。第一句曰。妹蕙春有氣無力。微應一聲。劍華復呼曰。妹吾欲有言於妹也。蕙春已知其意。自顧垂死之身。亦不復再有羞澀。遂微笑不語。劍華低聲呼曰。妹一病至此。今家中惟我知妹心事耳。蕙春仍笑點首不語。劍華慘然曰。妹事已至此。何庸隱諱。妹今後有何意見。盡明白告我。我雖不才。尙能爲妹妹效力也。蕙春聞言。迸其將乾之淚。哽咽一聲低頭良久。忽舉目視劍華。

長嘆曰。二哥愛我。我豈不知。雖然。妹子今日暮且死。亦復有何意見。哥哥聽之。我今但有一悔字而已。劍華愕然曰。悔乎。妹何所悔。蕙春喘息有頃。方振其垂盡精神。朗然答曰。然也。妹子心事。二哥既已盡知。且今妹子已垂死之人。不必更有所隱。吾今爲哥盡言之。嗟夫。二哥亦知梨雲之所以遁邪。梨雲清潔高尚。是好女子。妹所深愛。乃以憂夫故。陡起惡心。遂以如此如此之手段。逐而去之。劍華點首。太息蕙春。又曰。梨雲行後。妹子乃無日不在歎仄之中。歎仄之至。恨不身生雙翼。飛向天涯。海角。誓覓取以歸。而憂夫不諒。竟以此成病。方彼病時。妹口不能言。而心懷悲悔。如坐針氈。日夜徬徨。不知所出。妹之病機。固早於此時。隱伏於不自覺之中。迨憂夫病愈。則妹之癡心。又作方欲勸彼來杭。漸與接近。冀從梨雲手中奪回愛情。而憂夫又就事北去。去後數月。漸聞彼行動頗軼常軌。雖以舅父嚴責。彼竟置若無聞。苟非有激。而然胡變態如是之速。後此更聞其遁世爲伶。大有厭棄一切之意。知其激刺益深。反常益甚。夫誰實驅迫而

促成之則妹子實爲禍首罪魁固可不言而喻而妹子之病亦卽於是時暴發而不可復遏方病起時妹亦竊自憂未嘗不思排去種種達觀一切而無如心境鬱結日益加甚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日延月捱至於今日自知元氣已凋生機將盡而一息尙存對於憂夫愛情仍未能稍減些須我今心中它無所希冀惟尙有兩大心事一日不了則死後之遺恨亦永永不除蕙春言至於此喘息久之視劍華已哭不可仰蕙春微喟曰哥哥何必爲不肖之妹子如此傷心且我言亦尙未盡願及此殘喘苟延之時爲哥哥詳盡言之其一我以爭情之故逐去清潔高尙之梨雲且約以毋得親近憂夫梨雲信人必不背約此爲我第一痛心懊悔之事蓋匪特斷送梨雲一生幸福而憂夫之受累更有甚於梨雲者是不啻以愛憂夫故而害憂夫此語我昔嘗以戒梨雲今乃知此爲我之爰書非梨雲之罪案也我今念念不忘者卽願及此未死之前目覩憂夫梨雲速諧姻媿極知舅父嚴正此事尙多波折我必以垂死餘生作臨終之哀懇

想。舅。父。愛。我。或。當。有。效。苟。其。不。然。我。身。雖。死。遺。恨。當。無。已。時。耳。其。二。我。今。日。暮。委。溝。壑。自。知。不。能。得。憂。夫。之。垂。憐。卽。曰。憂。夫。回。心。向。我。而。我。病。如。此。縱。有。仙。丹。難。圖。活。命。顧。今。癡。心。未。能。忘。者。必。欲。更。與。憂。夫。作。永。訣。之。詞。且。欲。得。梨。雲。面。我。俾。我。執。其。手。而。呼。之。曰。姊。姊。我。負。汝。今。日。之。事。所。以。贖。我。愆。也。則。我。死。爲。瞑。目。矣。蕙。春。言。至。此。復。大。喘。氣。不。能。相。屬。劍。華。且。泣。且。爲。按。摩。祝。蕙。春。奄。奄。一。息。若。將。垂。斃。劍。華。大。駭。亟。高。聲。驚。衆。蕙。春。忽。睜。目。微。笑。曰。二。哥。勿。懼。我。今。未。能。遽。死。也。劍。華。方。致。慰。藉。頌。馨。夫。婦。及。僕。婦。人。等。均。已。趕。集。見。蕙。春。無。甚。變。徵。咸。就。榻。撫。視。劍。華。胸。有。成。竹。悄。挽。夫。人。衣。夫。人。出。問。故。華。劍。具。以。己。所。見。聞。並。蕙。春。頃。間。所。言。告。夫。人。夫。人。大。驚。曰。不。信。乃。有。此。事。汝。何。不。早。言。速。請。汝。父。來。今。尙。可。補。救。也。華。劍。方。行。而。頌。馨。入。夫。人。又。轉。述。一。過。頌。馨。亦。大。爲。駭。異。且。怒。且。悲。轉。覺。無。言。可。說。夫。人。泣。曰。卽。今。人。已。病。甚。安。能。他。顧。只。索。召。憂。夫。來。諸。其。心。願。或。尙。有。一。綫。生。機。頌。馨。頗。不。悅。而。念。蕙。春。旦。夕。不。保。不。忍。更。有。他。意。則。含。糊。應。曰。

此皆我二人之罪。事已如此。夫復何言。夫人欲如何者。便如何耳。雖然不聞。憂夫心屬梨雲。鍾情已深。蕙兒總具癡心。恐亦不能挽救耳。夫人初聞劍華言。如黑暗之中。驟得一綫曙光。迨經頌馨申說。如天半驟起黑雲。此一線曙光。又頓然寂滅。不覺呆立發癡。頌馨又曰。雖然。今可先請令弟商之。夫人陡然醒悟曰。然也。吾當求弟設法。救我女兒一命。言時。稍現喜悅之色。立命劍華草函。專人促紹先來。

劍華自窺透梨憂深情。自分鍾情之深。不逮憂夫。亦既承認。梨雲鍾情。憂夫爲當然之事。已之醋心。固已漸減。比聞蕙春者。番言詞益恍然。有悟憬然。有感知。蕙春與憂夫。終無成全之望。更何論已。與梨雲且自此益見情路險巇。情波狂惡。身入其中。萬無倖免。覺已年來。用盡心機。欲劫取梨雲之愛情。固已神焦思疲。再不回頭。阿妹卽是前車。遂不覺以自警者。憐人慨然。有成全梨憂之志。向來妬意醋心。不知消歸何處矣。此非劍華情薄。却是我佛用心。視世間一切悉。

以慈悲出之。彼其用情。又非普通所能學步者矣。劍華既懷此念。知憂梨婚事。必非紹先所允。而蕙春苦情。又必爲紹先所諒。一片婆心。又另具有通融辦法。姑蘊於胸。蓄而不發。迨紹先既到。頌馨夫婦。告以詳情。紹先果勃然大怒曰。不圖畜生直恁胡爲。今年令彼就事。在京已鬧無數笑話。令我羞見人顏。何意尙有此種荒唐行爲。我沈氏世代聲名。一旦爲逆子掃地以盡。我將何以對祖宗於地下。言已。撫膺大慟。沈夫人且悲且勸。紹先又責沈夫人治家不正。夫人益無以自容。轉是頌馨性情圓融。知紹先執性又發。因自居調人地位。遂笑語紹先。老弟且勿氣急。憂夫雖不肖。究無蕩檢之行。且我與老弟年逾半百。兒女婚嫁。亦宜早圖。卽今兩家門第相當。又屬舊親。不如再結一重姻緣。爾我亦了却一樁心願。老弟意下何如。紹先始猶未允。經頌馨夫婦再四開導。彼雖執拗而天性純篤。亦憐蕙春一片癡情。竟爾點頭許可。夫人大喜。因言如憂夫仍念梨雲。還仗吾弟善爲勸諭。紹先拍胸厲聲曰。姊請放心。逆子再有此意。誓當置之

死地。頌馨。父子咸微笑。不語。蓋已知。憂夫堅決之性。轉圜不易。且蕙春之病。亦決無痊可之望。惟沈夫人則頓易喜容。知蕙春病愈。卽在目前也。

方衆人譁議時。繡雲亦竊聽於旁。旋即歸房。舉會議內容。爲蕙春告。蕙春但有冷笑。不發一言。因命繡雲請二公子來。繡雲領命去。偕劍華入。蕙春叱繡雲去。乃語劍華。頃衆人所言。妹子已盡知之。知妹子心事者。莫如二哥。二哥當知我危象已成。無論憂夫回心與否。胥與我無甚關係。我今念念不望。仍是昨言兩事。二哥第爲我速召憂夫到此。作一永訣。且爲我致意舅父。勿固執已見。以委屈梨雲者。傷及憂夫。妹子私衷如是而已。劍華流淚沈吟。良久良久。乃執蕙春枯槁之手。嗚咽言曰。妹子且勿焦勞。我已爲妹子思得兩全之法。吾意深於情者。無往不以情字爲前提。妹子爲憂夫而病。病且危。妹子所以爲憂夫者。亦云至矣。憂夫多情。寧不知感。卽今舅父已電召憂夫。彼必速來見妹。病如此。必能允婚。或以梨雲爲念。吾則勸以置之。小星之列。似爲兩全之法。吾妹思之以爲。

何如蕙春癡笑曰。二哥休矣。無論憂夫心事如何。如妹病象。豈能復活。且二哥不知彼與梨雲。固具有一定宗旨者。憂夫最恨多妻。誓不再娶。梨雲清高。自許誓不作妾。使二人都以憐我。故變其初心。我豈受人憐憫。作搖乞生涯者哉。二哥休矣。劍華方欲再言。夫人已偕紹先來視蕙春。一番慰藉。不必詳述。蕙春但有乾笑。不發一言。似絕不以所言爲有何種價值也。紹先素愛蕙春。不異掌珠。見此情形。亦爲淚下。蕙春對於老兄妹所言。不置可否。惟代述梨雲之高尙。憂夫之苦衷。與己之負疚。求紹先憐其垂死之言。俯賜矜納。紹先聞言。怫然不悅。欲加以責備。則心有不忍。含糊應曰。甥女勿更胡思。第安心養病。病愈却再計較可耳。劍華見紹先不悅。而蕙春似又不支。乃勸紹先外出。

塵父曰。書中紹先未有專傳。本章記其嚴執之性。以見前此蕙春對梨雲所言。是私情亦是正理。且爲後半部又添出許多文字。父也。天只不諒人。只聞紹先之言。不特爲憂夫寒心。蕙春亦將憂惶不置矣。

梨雲蕙春始則互仇。今則互助。二人原無直接關係。所以然者。只爲得一個。憂夫以愛憂夫。故乃不復顧及於己。所謂愛憂夫甚於愛一己者。二人具有同心。本書屢以二人相提並論。一見於婢子之口。尙屬膚淺。再見於夫人之口。亦尙隔膜。乃至二見於劍華之癡口。且又見於蕙春之酸口。則切貼而顯明。此本書於閑文處。寓深心也。梨憂互爭。固爲憂夫。其後互讓。亦爲憂夫。總之。心中離不了憂夫二字。雖曰爲人。仍是爲己。若劍華則勘透情關。跳出情網。然後仗義執言。成人之美。方全是爲人。絕非爲己。故曰。惟劍華之情爲世間之至情。非普通人所能夢想及之。此作者微意所在。爲普天下癡情人立一正鵠。不可輕易看過。

第九章 我魂離殼。這禍滅身。袖梢兒搵不住啼痕。一時去住無因。進退

無門

梨雲既別憂夫。就街頭僱車西行。約里許。有雜貨肆曰聚源。肆不甚鉅。而裝飾

殊華麗。雲梨下車入肆，問阿爹在否。肆中人應曰：「梨姑娘，汝父在後樓取貨，稍須便來，可入坐。」梨姑娘者，梨雲眷念主恩，不忍易用原名，故此中人但知張阿誠之女曰梨雲，咸以梨姑娘呼之。梨雲既入，阿誠已下樓見梨雲，喜呼曰：「蕙兒，汝又來望我邪？」梨雲含笑，低喚曰：「爹事畢否？」阿誠曰：「事已了，今可稍談。」梨雲隨阿誠入內室，見旁無他人，卽悄然曰：「爹，我今會見彼矣。」阿誠訝曰：「彼何人？」梨雲顏頰微笑曰：「爹真善忘，我已告爹矣。」阿誠大悟，笑曰：「卽沈公子邪？渠今安在？」梨雲曰：「已準備返浙矣。」阿誠咤曰：「汝何言不言？」彼返浙，邪相見，何易相別？何促也。且汝果於何地見彼？」梨雲卽以前事相告，并言彼適得家電，促其歸去。今夜且下輪矣。」阿誠大駭曰：「愛兒，汝得毋有誤？」彼沈公子奈何爲伶梨雲，覺礙口支吾良久，卽毅然答曰：「彼非爲伶，特客串耳。吾父欲問彼心事，則……阿誠恍然曰：「我知之矣。彼或爲汝耳。」梨雲羞絕，卽顛聲答曰：「然也。雖然兒今已拒之矣。」阿誠又驚曰：「拒之乎？何爲拒之？」梨雲不覺感傷，寂然不語。阿誠促之曰：「汝今所言，抑

何吞吐。乃爾。且汝嘗感沈公子。非彼不嫁。前李先生欲以汝續絃。汝不允。周公
子欲購汝作妾。汝又不許。非爲沈公子邪。今奈何拒之。梨雲不覺涕泣曰。毋怪
爹不解。且兒又安能自主者。阿誠益異曰。謂我不汝許。邪。梨雲亟曰。否。否。謂女
兒之命耳。阿誠無詞。靜待梨雲報告。梨雲忍淚含羞。盡以心事相告曰。阿爹思
之。女兒此舉。是邪。非邪。阿誠心地。肫篤忠厚。遠不如梨雲之聰明穎悟。旣聞梨
雲言。則點頭曰。然。然。且愛兒安有謬舉。雖然。汝自計將復何如。梨雲恐其父傷
心。不忍以真意相告。第含糊答曰。容再思之。阿誠太息久之。問梨雲尙有何言。
梨雲沈吟久久。決然曰。女兒今擬他往。不復在徐宅矣。阿誠大驚曰。此何爲也。
梨雲朗然曰。公子雖去。旣知兒在此。不久且復來。兒宗旨旣定。不能再與相見。
何也。於事無補。祇益愁苦耳。兒今回去。卽爲函告公子。勸其速娶。郁姑娘不必
再爲兒念。且告以卽有他行。無庸相覓。如是。卽兒對於郁姑娘之心。方爲竭盡。
而公子癡心。或以稍殺。則兒之所以爲公子者。亦在其中矣。阿誠聞言。連點其

首曰雖然但有函去何必眞行且行又安往可憐我全家父女二人才得相聚
又言別邪梨雲泣曰爹不舍我我顧忍舍爹但今茲之事必須暫別兒雖去函
公子必不我信且更來相訪無論相見無益且兒身當其際又安能屏而不見
見則魔難復生不能更解兒爲自制計似非行不可兒此去擬卽赴滬有沈媽
媽在必能照拂兒或在彼店中幫理一切亦勝於爲人僕婢也阿誠見梨雲意
決亦遂無言第欲親送梨雲至滬梨雲不可曰方今交通便利此去數日可以
到滬兒今閱歷世途已識江湖險詐略知趨避料亦無甚意外何必累阿爹跋
涉之勞阿誠乃止梨雲將行復回頭曰阿爹倘沈公子來店訪阿爹爹何以答
之語之邪抑……容我思之……咳阿爹但道……阿誠接口曰愛兒放心我
理會得我但囑店中人代道張某已不在店中何如梨雲微笑曰阿爹此計大
妙女兒去矣

著者曰我書至此始當追溯梨雲家事閱者或以爲晚實則爲文當如此方有

興味。否則枯索陳舊。復何佳趣之有。梨雲之祖爲名孝廉。以不善家人生產。作業窮至不能自生活。因抑鬱而死。死後阿誠方十四齡。習爲商。凡十餘年。積蓄數百金。始娶婦成家。婦陸姓。能相其夫。生子女各一。子年十九。以病死。女卽梨雲。陸死後。阿誠伉儷情篤。不欲復娶。而親族固勸。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不爲一身計。亦宜爲祖父計。阿誠意動。乃娶於周。嫠婦也。年僅二十餘。饒有姿色。而不安於家。日用奢華。服御奇巧。阿誠責之。周遂從所權。李某遁去。且盡挾阿誠所有以行。行後。阿誠悔恨成病。病半年許。典質一空。漸及家具什物。悉行變價。充藥資。始漸有起色。而家徒四壁。父女熒熒。衣食不能周全。會有探得周之消息者。以告阿誠。阿誠奔赴。則事屬子虛。而家中已斷炊二日。羅掘旣盡。借貸無門。不得已始有鬻女之計畫。此吾書開幕以前事也。今茲書中。當從周氏紱起。周之姘夫李甲。本村中無賴。自周氏未嫁。已相往來。周之族人聞其事。以玷污家聲。迫周改醮。乃更適阿誠。而李之舊情。未能割舍。常相會於野田草露之間。

既遭阿誠詰責。李乃慙。周誘與潛遁。周從之。以滬地廣人稠。可以匿跡。遂相偕至滬。未幾。資斧告匱。相對愁歎。李暗喜時機已至。因以賣笑生涯。求其同意。周到此地位。聞李言。却亦樂從。李乃覓得相識無賴某某等數輩。共同設法。湊得數百元。賃胡家宅樓屋一幢。飾周而出之。問津者頗不乏人。周亦樂此不疲。自顧徐娘漸老。此鄉未易久長。欲覓一雛妓。以作替人。蓄意數日。未有相當人物。是日方從某客棧。訪其熟客。歸途經四馬路某縫衣店。瞥見檯內坐一女郎。却是乃女蕙春。不禁大喜。因急歸。易敝衣履而往。見梨雲仍在。佯爲購物。絮絮問價。因指此女郎問曰。此非嘉興某村之張蕙春姑娘邪。其人方訝。名字歧誤。梨雲已趨出。喚曰。阿母。周大喜曰。果吾女也。因大哭。力抱梨雲。梨雲亦慟曰。阿母。胡乃在此。時店外觀者麇聚。店主沈媽媽。乃邀周入內坐。共述行蹤。盡以已所經歷告。且言且悲。不自禁。周自言現在胡家宅某公館。作粗使婦。言時備述苦狀。不勝於邑。且道其悔過之忱。梨雲見周衣履破敝。信爲實然。且純孝性成。

不敢妄有所疑。遂言自母行後。阿爹思念成疾。今阿母既肯降心相從。當代稟阿父請其來滬。相迓是日。母女懽洽異常。梨雲俟周去。卽爲書稟父請其來滬。相會。嗣是周無日不來。梨雲處相見。輒絮絮語不已。梨雲益不疑其有他。一日周忽邀梨雲回至南京路購物。梨雲從之。周言須回公館一轉。梨雲亦從之。至則入狹陋之術。術內小屋十數幢。咸齷齪異常。至最終一幢。周舉手扣門。梨雲訝不類公館。周不答。門啓。李某驟出。梨雲固識李。則大駭。色變欲遁。李立鍵其門。周促梨雲上樓。梨雲已知受給。尙不知此屬何地。登樓見房中陳設頗佳。有男子方倚榻吸烟。梨雲逡巡欲出。周拉之。使不得行。雲梨知已入牢籠。亦姑橫心以觀其變。時榻上男子驟起。見周大笑曰。奈何作此模樣。回頭見梨雲大驚曰。此何人。豔麗如此。時周已卸去敝衣。方易華服。見問。卽笑答曰。大少休問。且先說此女如何。其人笑曰。佳極佳極。汝安從得此。且言且近梨雲。欲與執手。梨雲方知此爲妓院。度阿母已爲妓矣。此時不羞不怒。但思死法。見男子近前。則

却退數步。周笑曰：「此吾女也，好容易得來，今尙臉嫩。」大少弗與相擾。其人大笑曰：「汝又妄言矣。吾視汝僅長六七歲耳。」安言母女。周且哂，且略告以故。其人方信。因言此人荷入長三中，身價不愁十倍，不宜屈在此間。周驀然動念。因笑曰：「大少肯假數百金，吾卽令人長三。其人略一沈吟，卽笑曰：「數百金亦易事。我與汝合辦何如？」周以爲妄。其人力言不誣，且言某院某妓卽係彼之資本。如不信，可往問之。周始大喜稱謝，約以三月後成議。其人出錶視曰：「時至，我當歸。」明日再來。其人旣去，周乃正色語梨雲：「我今挈汝來，此汝當已知我意。苟相從此中，自有樂趣。強如爲人作店夥，苟違我，我能致汝於死。雖然，死何足懼。我將令汝求死不得耳。」梨雲此時已定主意，因強笑曰：「如阿母言，亦佳。雖然，此事究可行否？尙容仔細思。」數日再圖復命。周和顏曰：「此可從汝。然亦不必多慮。我居此久，並無所苦。况入長三去，服用舒裕較此且十倍。吾爲汝母，那便戲汝。因指西首小樓曰：「以此居。汝梨雲此時它無所念，惟念高年之慈父老景，不堪自顧不。

難一死。速離齷齪之鄉。而爲老父設身。一想則暮年失女子。然一身此後生涯。何堪言狀。尤悔者。以已愚昧。落此陷阱。却不應寄書於父。促彼來滬。果阿父來滬。乃不知愛女之下落。惶急之餘。死亡可待。是我以自害者。而更害及老父也。我將何以爲人。因屈指計算。函於昨晚發出。當於四日後可到。假定爲五日。阿父途程亦須此數。則倍之爲十日。然苟沈媽媽知我受難以電往促。則阿父於五日內必可到滬。我必於此五日之內。速思脫身之法。繼思脫身不易。能先知會沈媽媽。使阿父得設法救我。計亦良得。然必博得周之歡心。方得有此機會。以我清潔之身。不特污言不宜出口。卽穢語亦不宜入耳。然爲老父計。權衡輕重。不得不含羞忍辱。苟且偷生。梨雲抱此宗旨。虛與周李委蛇。周雖忻悅。異常而防備仍不稍懈。至二日之後。已約得烏師來教授戲曲。梨雲陽爲懽喜。盡心學習。質本極慧。一經指點。便爾成調。烏師因言箇姑娘。倘入長三。將來必能得意。周因此益寶貴。梨雲等閑不令客人囉唆。梨雲略爲心安。顧輾轉思維。不得通。

信之法轉瞬。阿父來滬之期將屆。心中焦急。莫可名狀。有賣花嫗者。每晨手挈花籃。爲院中送來鮮花。備各妓插戴之需。梨雲無意中問嫗住居何處。嫗言住畫錦里口某里。梨雲計其地。正沈媽媽縫衣店隔壁。則驀地得計。是日購花較每日多至一倍。嫗大歡喜。置籃於案。與梨雲瑣瑣長談。梨雲知此輩多與妓院中人聯絡。故與雜談。妓院中事。娓娓不倦。以祛其疑。嫗臨去。梨雲見無人。乃悄悄語曰。我在此他無所苦。惟阿母忒小氣。每日不得另用。有某店沈大媽虧我洋三元。我欲託嫗往索可乎。嫗笑曰。汝母亦太做人家。恁般天仙似女孩兒。怕不賺得大錢。却恁地經紀。沈大媽我亦略識。且係便途。我當爲姑娘往索。梨雲乃出函交嫗曰。可持去交他。幸勿與阿母知道。又要扣將去。嫗笑應之。忻然而去。梨雲又恐破露心殊。志恚。至天晚不見動靜。料已無事。方安心就寢。

廬父曰。梨雲高尚之軀。齷齪如妓院。豈能一刻居。徒以老父故。忍羞含垢。而不辭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梨雲之權度。於輕重長短者深矣。安肯

賈然一死。貽老父無窮之戚。邪。或曰。倘周李狠發。追令接客。梨雲亦將從之。邪。曰。否。否。夫以梨雲之孝。只知愛父。不復有己。以孝道言。雖更委屈。但得求全於事理。亦頗說得過。然而非梨雲之所能也。梨雲自視。居此中數日。已爲遷就之至。倘更有甚於此。謂彼能忍受邪。

第十章 只爲你可憎才熬定心腸耐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

憂夫既歸。知阿父猶在郁家。翌日。卽僱輿抵郁。劍華得報出迎。紹先甚怒。憂夫至。欲避不相見。憂夫大駭。幾於暈去。劍華乃邀入書室。先爲言其理由。憂夫始知蕙春爲己而病。病且死。則大慟。曰。殺吾妹者我也。我何以見妹乎。劍華力勸。又述蕙春之意。憂夫益悲泣。不可仰。劍華又曰。今家父母爲舍妹病重。已與舅父面訂約爲婚姻。不知兄意何如。憂夫不假思索。毅然曰。此何待問。妹爲我病。我今尙不言娶。苟娶舍妹。而誰。劍華知其意。第微哂。不答。憂夫又曰。雖然。今老弟宜爲我設法勸父。劍華曰。頃家父母已爲代懇。此時或已說妥。我今偕兄往。

可耳。二人出。則紹先已與頌馨夫婦共坐堂上。憂夫跪前請罪。紹先大怒。握拳欲擊。經頌馨夫婦立勸始已。復厲聲嚴責。舉京中事一一詰問。憂夫但唯唯謝罪。亦知阿父言外之意。在蕙春與梨雲之交涉。京中情事。尤其小焉者耳。紹先斥訾不已。頌馨強爲調停。因語憂夫。今可偕劍兒視汝妹。汝妹念汝急也。憂夫大慚。視紹先。紹先但怒目視之。憂夫未敢遽行。劍華則竟拉以去。沈夫人欲同往。頌馨目止之。

憂夫偕劍華抵蕙春居。繡雲方握蒲扇司藥爐。見憂夫則釋扇笑曰。噫。鳳凰來矣。言時立轉爲冷笑之容。仍坐而扇火。憂夫但與點頭。更入臥室。啓幙而進。則見滿屋漆黑。僅一線天光。自窗隙透入。以蕙春病中惡。見天光。終日常不啓戶牖。時美雲已由沈夫人派來照料病人。方坐床沿。爲蕙春搥臂。劍華呼曰。美雲姊妹。速啓窗。沈公子來也。美雲乃起啓窗。見憂夫微笑招呼曰。姑娘頃睡去。公子可略坐。憂夫舉目四視。但見鄴架塵生。香爐灰燼。案頭胆瓶貯花已乾。似是

數月。前物。床側。藥盃。茶盃。食具。煤燈。雜置一處。一種寂靜淒涼之况。直欲逼人。淚下時。窗外微風吹動。數竿修竹。驚得小鳥三四呀然一聲。離巢飛去。蕙春驚然醒來。叱問何故。開窗。劍華應曰。妹子。憂哥來也。美雲揭帳。憂夫跨步上前。見蕙春擁衾而睡。側身向外。瘦骨峻嶒。枯瞳淺淡。昔日是丰姿綽約。羌巧咲以含情。而今是病態支離。欲通詞而無力。曾離別之幾何。而面目不可復辨。憂夫只道得一聲。妹子便自頽然而倒轉。是蕙春心傷已透。無淚可揮。尙能強制悲情。喟然微歎而已。

憂夫暈去片時。衆人咸集。協力救醒。則力握蕙春之手。慟哭不已。劍華竭力勸阻。憂夫方嗚咽曰。妹子相別幾時。奈何一病至此。蕙春但略略點頭。指床沿皮椅。掙扎言曰。坐。憂夫與劍華並坐。蕙春顧見衆人未去。則焦躁不已。劍華會意見紹先及夫人均在。因起立曰。舅父母親請外坐。二人乃率衆皆去。蕙春又視美雲。美雲亦去。蕙春乃挺其枯目。疑視憂夫。久久愀然曰。憂哥已覺得梨雲否。

憂夫方欲致答蕙春。又悲聲曰：「嗟夫！憂哥妹子不自意，尙得於未死之前，得憂哥一臨視。妹子大慰矣。雖然，妹子負梨雲，且負憂哥。憂哥尙恨我，否？憂夫傷心已極，哽咽至不能發言。良久，良久，始悲聲答曰：「妹子爲我而病，我乃未之前知。憂夫之罪實深，敢怨妹子。梨雲今已相見……蕙春狂喜，笑曰：「憂哥不言已得梨雲。邪？梨雲今安在？速請來見我。」憂夫愴然曰：「妹子厚愛梨雲，一至於此，則梨雲之所以爲妹子，信不枉也。然梨雲今不在此。蕙春失望曰：「然則彼何以語？且彼謂妹子何如？」憂夫乃盡以梨雲所言爲蕙春。陳之。蕙春愀然太息曰：「我固謂梨雲信人，必不我負。正惟如此，乃益見我負梨雲耳。言時，悲不自禁。憂夫亦淚下如雨。劍華從旁苦勸，且言：「妹子宜稍休息。」蕙春強笑曰：「今日得見憂哥，妹子甚喜，似較前此略有精神。再談却可支持。但妹子今無多言，所欲言者，二哥具已詳知，固不必。妹子自道也。」憂夫聞言，突然起立曰：「妹子請勿言此。無論妹子病不至此，卽有萬分，一我心中有自主張，必不能如妹子所命。蕙春強笑。

曰。兄。意。如。何。將。棄。梨。雲。邪。憂。夫。曰。否。蕙。春。不。待。續。言。卽。接。說。曰。兄。殆。將。不。娶。以。謝。我。乎。憂。夫。低。頭。痛。哭。不。語。猛。聽。蕙。春。厲。聲。曰。憂。哥。若。果。如。此。可。謂。負。我。已。甚。憂。夫。猛。地。一。驚。不。覺。停。眸。凝。視。蕙。春。蕙。春。憤。甚。但。有。吁。氣。氣。促。甚。呼。吸。大。急。憂。夫。不。覺。長。揖。曰。妹。子。請。息。怒。妹。子。何。言。憂。夫。敢。不。敬。遵。劍。華。亦。代。勸。蕙。春。氣。稍。平。則。太。息。曰。我。日。夜。望。兄。來。爲。解。決。兄。事。自。問。愛。兄。甚。視。兄。事。卽。我。事。晝。夜。焦。思。忍。死。相。待。兄。乃。以。此。逼。我。所。言。適。反。於。我。所。希。望。兄。豈。不。知。妹。病。中。易。怒。偏。爲。此。不。入。耳。之。談。激。我。憤。怒。蕙。春。言。時。又。作。怒。容。憂。夫。且。感。且。悲。不。知。所。可。劍。華。乃。曰。憂。哥。所。言。果。非。正。理。妹。子。亦。宜。稍。自。節。怒。蕙。春。歎。曰。二。哥。可。知。我。病。至。此。頃。刻。不。能。自。保。知。尙。有。幾。日。幾。時。幾。分。幾。秒。之。壽。視。此。難。得。光。陰。不。肯。輕。易。放。過。現。我。有。言。而。強。人。必。從。人。或。責。我。過。甚。憂。哥。却。不。宜。如。此。因。又。向。憂。夫。說。曰。憂。哥。憂。哥。憶。之。苟。憐。妹。子。苦。志。苦。情。不。我。遺。忘。則。此。臨。終。談。話。幸。勿。漠。然。視。之。其。一。舅。父。年。老。又。僅。有。兄。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兄。果。不。娶。將。何。以。自。解。於。

先人且兄以我故不娶我將何以自解於兄之先人兄不自謀當爲我稍留餘地其二梨雲爲妹子所愛妹子無姊妹視梨雲猶妹也言至此稍頓沈吟曰惜梨雲不在此否則當約爲姊妹二哥憶之我願得梨雲爲妹我雖死二哥當以妹待梨雲劍華含淚應諾蕙春又沈吟多時對憂夫曰梨雲今能來此否妹子自料尙未必遽死倘能請來一見死且不憾憂夫應曰此可代邀明日當以電往囑其父送來可耳蕙春又強笑曰天假之年得再活十日使我得見梨雲當於未死之前目覩憂哥與梨雲約爲婚姻妹子一樁心事不必帶向泉台去矣言已愴然憂夫劍華咸哽咽不置蕙春苦憶有頃曰咦我適言何事今乃忘却哦……得之矣且梨雲之心妹已盡知彼雖允妹子所求妹子窺其意必不能舍憂哥彼既欲爲妹子守信又欲爲憂哥守貞憂哥試思兩者將何以自全則其不嫁必也彼之處境與憂哥恰又相同彼此均有父而無母憂哥不娶梨雲不嫁兩家老父於心安乎而妹子以憂哥故又當抱多少不安憂哥負我於斯

爲甚矣。憂夫至此，乃無言可對。將唯唯從命。邪覺良心上絕，非所願。將仍主已見邪，而蕙春激烈之概，堅決之詞，決不令憂夫更有反對之餘地。况在病中，易致鬱怒，又何忍更與以挑撥。憂夫躊躇至再，嘿嘿無言。蕙春氣極，撫床欲起。劍華急按之，令弗動。且泣曰：「妹子，勿怒吾意。憂哥必能從命。我雖不才，亦願承吾妹之意，爲憂哥效力。因推憂夫曰：「憂哥速言阿妹氣甚盛也。憂夫哭曰：「妹爲此言，不將陷我爲不情不義之人邪。蕙春復睡，噫氣久之，冷笑曰：「我謂憂哥前此乃不情不義，今後苟從我言，令我死得瞑目，正憂哥補牢之機。若並此不允，則是我一腔愛慕憂哥之心，始終未有着落。死猶有憾耳。嗟夫，憂哥以我愛憂哥之心，深摯至此，憂哥顧不我諒，且我病甚，不能多言。憂哥必欲怒我，使我抱無窮之隱恨，殘忍至此，尙說情義邪。言時，不期痛哭，哭盡血酒，面作桃花色。憂夫劍華皆大駭。劍華哭曰：「憂哥，我謂憂哥勿再遲疑，速允妹言，可憐阿妹傷心極也。憂夫則伏床而慟，聞劍華言，不期朗然曰：「旣妹意堅決至此，妹苟萬分一……

吾必力遵妹命以副妹厚愛之情雖然我沈憂夫之負疚將終古無已時矣
蕙春至是方有慰意亦倦甚則昏沈睡去二人欲行聞蕙春呼曰速以梨雲來
憂夫欲應視之蕙春仍熟睡不禁又洒淚曰負妹至此妹不我怨益爲我計我
復何顏見妹妹苟不幸殺妹之兇手非我而誰悲夫傷已

憂夫既出泣語劍華曰適所言徒以妹子病甚性又急我不敢相違細思之此
事究似未當弟大才爲我借箸一籌究將如何而可劍華太息曰茲事在兄確
負多少歉仄然妹子病勢大非佳朕以我視之不久當棄人世婚事終無成耳
且以妹意度之則誠篤懇摯蔑以復加兄第思之彼與兄雖親密無間如許年
頭終未有愛情表示今事情發表在彼應如何羞澀避不相見今乃毅然決然
大聲疾呼妹非不知羞愧徒以死在俄頃視兄婚事更重於彼之性命萬不容
更以世俗之態誤兄大事深情如許凡以爲兄兄苟不諒直使彼一片苦心終
無着落使兄易地以處難堪之情恐不亞於彼也我爲兄計既已允彼當思有

以副彼之望。毋庸再有遲疑。至於舅父性雖固執。有弟在必能爲兄設法。兄其毋庸慮。憂夫無言。但搖首啜泣。劍華又曰。妹病終已不救。苟有可治。不妨協同妥議。再變方針。未爲晚也。憂夫仍不語。時已行至上房。頌馨紹先均不在。第有沈夫人方獨坐啜茗。見二人至。卽起問汝妹何言。憂兒視汝妹尙可救否。憂夫惶恐萬狀。伏夫人足畔。嗚咽有聲。夫人本愛憂夫。不殊子女。向來待遇。憂夫事無鉅細。概與劍華兄妹一律。無絲毫軒輕。今雖以蕙春故。心懷鬱勃。亦不忍以此委屈憂夫。則拉之使起。曰。阿憂不必如此。可以妹子所言語。我憂夫起仍嗚咽不已。旣承夫人之問。覺言詞礙口。支吾不能詳答。劍華忍悲代爲報告。夫人不覺大慟。憂夫又哭曰。此皆姪兒之罪。姪兒旣害妹子。妹子不爲罪。更從而愛護之。姪兒有死。此情不能報也。夫人知書明理。識大體。重情誼。自彼與頌馨之婚。亦以一己愛情作媒介。故對於兒女之情。所認爲正當者。絕不加以制限。因嘆息語二人曰。蕙兒深情。憂兒亦不爲負。旣彼有此言。且堅決如斯。果彼病痊。

此問題當然消滅。苟有不幸，吾當從其志。爲彼了此，未了之願。憂夫既傷，蕙春之情復感。夫人之恩不覺，淚如雨下，哽噎難言。傷心之至，神不自持。但聞劍華呼曰：「噫！憂哥又暈矣！」

廬父曰：「試爲憂夫設身處地一思，既不能舍梨雲，又不能負蕙春。已又抱定宗旨，不肯蹈多妻之習。果將何法以處此？亦惟拚得終身不娶而已。不謂蕙春一語道破心事，層層加以駁詰，使憂夫不得不舍其主張而從我。蕙春之情深，蕙春之心苦矣！」

人謂蕙春之情深極，我謂頌馨夫婦之所爲尤難。能而可貴，蕙春病且死，非梨雲憂夫害之，而誰在他人？必深恨梨雲，不願相見。頌馨夫婦願能順乃女之志，爲之斡旋而至之於成，其用情之深，不亞蕙春。

第十一章 是兜率宮是離恨天 我誰想這裏遇神仙

憂夫既醒，咯血數口，心旌搖搖，魂不守舍。自覺病根已伏，迨接梨雲之函，心中

一急。咯血益甚。亦遂臥床不起。紹先雖怒憂夫。究是愛子情長。亦覺心慌意亂。請醫診治。不必細述。夫人但命嚴祕其事。毋令蕙春知。而蕙春自得憂夫。允可要求。心中轉爲泰然。日來神思稍覺清爽。却怪自爾日起。不見憂夫。更來心中。甚疑。問劍華。繡雲等。均言詞支。吾似有隱情。蕙春心知有異。大爲焦急。因請夫人來。苦問情由。夫人不能再隱。但言憂夫途中略受風寒。現方患病。經醫生施治。略見痊可。不日當能起牀。蕙春疑信參半。沈吟曰。娘勿瞞我。憂哥病或甚劇也。夫人力言無妨。劍華在旁。亦言憂夫服藥後。外感已輕。明日必能起牀。蕙春方無言。翌日。蕙春又使繡雲視憂夫病。幸憂夫病勢雖猛。症不甚劇。服藥後。咯血已止。但有頭眩發暈。是日已扎掙而起。方欲得劍華往視。蕙春適值繡雲前來。遂覓得劍華同訪蕙春。蕙春凝視憂夫。雖丰神瘦損。知非大病。因囑憂夫勿爲已耽。憂我病雖重。亦許不死。卽死果哥哥能守我遺計。則我之目的已達。生死又何足論。憂夫聞言。又傷心不已。蕙春又囑憂夫病愈。宜卽邀梨雲來。此憂

夫雖應諾而念及梨雲既得復杳再見不易則心滋痛苦二人又略談數語均覺不支遂互相諄勸而散。

憂夫既愈蕙春力促速召梨雲。憂夫亦疑梨雲之函或係僞託以絕已癡心者。商之劍華。劍華亦爲驚駭。勸憂夫姑以電往。囑其父送來。憂夫以爲然。繼思梨雲卽尙在漢。而不知內中詳情。必不肯來。轉止其行耳。且已對於某舞臺亦尙有手續不了。遂決擬親往漢鎮一行。劍華亦以爲是。催促就道。憂夫整裝將行。忽得滬電一件。大驚疑。急與劍華繹視。見是梨有難。速來。四馬路振新衣店張十字。憂夫惶惑異常。始知梨雲果已到滬。所謂難者。又是何事。沈思不已。劍華曰。既有此事。兄更不宜稍緩。卽今快車尙可動身。俟到滬自知詳情。憂夫稱是。匆匆赴車站。搭特別快車抵滬。未遑覓寓。趕赴四馬路。憂夫雖知梨雲有父。却未曾謀面。既抵店。叩問張某在否。沈媽媽知是憂夫。便問貴姓是沈否。憂夫答是。沈媽媽大喜。邀入內稍坐。曰。先生殆嘉興憂夫公子邪。憂夫又稱是。沈媽媽

奉茶且歎曰可憐梨姊。姊今在難中。昨渠父來。此一籌莫展。但有號嘶。今已急成痰症。模糊昏沈。不省人事。見人但道愛女。愛女餘事。絲毫不知。幸彼知先生地址。謂非先生不能相救。今日已送彼入醫院。我等外人不能代謀。斗胆屈先生至此。憂夫大驚。急問梨姊畢竟如何。今在何處。沈媽媽出梨雲所寄函相示。憂夫頓足躊躇。計莫能決。沈媽媽勸憂夫訟之公堂。憂夫曰。此必不可。梨雲孝女也。安肯害母而自全。我不宜令彼傷心。沈媽媽微哂似笑。憂夫之迂。憂夫不以爲意。突起立曰。媽媽我暫別行。再相見。倘有需助處。幸勿却我。沈媽媽點首曰。先生放心。我與梨姊不啻骨肉。彼今在難。恨無力相助。苟先生需我。無不遵命。憂夫稱謝別去。至第一行台。開一房間。時已七點半。憂夫因心中有事。並不覺餓。閑踱室中。驀得一計。大喜。匆匆披衣出。投胡家宅某街口。見雉妓如林。齊聲喚客。憂夫雖在歌場中閱歷多時。此中况味。却未經識。不覺面紅過耳。且羣雌粥粥。不辨孰爲周氏。繼思拚費多金。將各妓一一領略。必有周氏在內。因先

擇定一半老徐娘隨之入內且行且問其姓名則正梨雲函中所言之李寶寶也。憂夫甚喜隨寶寶登樓手段揮霍故示闊綽寶寶已愛憂夫之丰神。寶寶多金不覺傾心結納強留越宿憂夫以未見梨雲心中委決不下亦遂應之且促寶寶自治其事曰毋以我故誤汝生涯寶寶益喜視爲無上之客人欲與牢籠爲梨雲後日之主顧遂導入梨雲臥室呼曰阿媛爲我陪客我行至也梨雲大駭起視不覺驚喜憂夫既見梨雲亦大喜曰此間好且笑且與梨雲周旋因出英畝一枚曰煩爲挑鴉片來。娘姨接洋去憂夫見房中無他人不覺爲梨雲泣曰妹妹奈何來此梨雲亦嗚咽不已具以一己心事並前事相告憂夫方欲更言娘姨以鴉片至憂夫陽囑梨雲燒煙自臥於牀娘姨已去憂夫略述蕙春之病且言今蕙春意與妹相同彼今急欲見妹囑我至漢相迓不圖啓行之前得令尊電報方急急來此梨雲始知乃父亦已到滬更覺心酸因言蕙姑娘究何病症何忽變更宗旨憂夫聽房外足音不絕懼洩事端遂悄悄曰我今已定

下救妹之計如此如此。妹謂好否。梨雲沈思曰：如此亦佳。雖然，毋乃太險。憂夫力言不妨，因起開窗下望，見去地甚近。大喜曰：妹請放心，吾計必成。妹可速備一帶長約丈餘，有粗麻繩亦佳，但須堅牢，不必明宵。今夜即可舉行。梨雲急言有汗巾一條，可以用得。憂夫益喜，聞寶寶已上樓，遂悄然叮囑梨雲，切勿誤事。梨雲應諾。憂夫推去煙具，便入隔房，笑語寶寶。阿媛勝汝十倍，使居校書之列，必能出人頭地。汝之後福當無限量。寶寶笑謝。且言節後，即擬掛牌樂餘里。屆時，大少必來照應。憂夫滿口允諾。又與寶寶胡調久之，時已十二時矣。憂夫忽言頭痛欲眠，獨自登牀卸衣睡去。比寶寶睡時，聽憂夫鼻息濃甚，不敢驚動。亦漸睡去。憂夫見寶寶睡酣，大喜，輕起，拔戶出。梨雲遵囑，虛掩其門。門啓，梨雲已縛巾腰際，以待。憂夫不敢遲誤，窺窗外行人已絕，亟抱持梨雲，從窗中縋之。以下梨雲已着地，即解去汗巾。憂夫揮以手令先從，術後去。梨雲行未數步，寶寶忽在隔房呼曰：阿媛，汝房中何物作響？……大少焉往。憂夫大駭，亟從窗口。

一躍而下。梨雲已出街。憂夫從後追至。立喚得街車二。偕梨雲至第一行台。憂夫喘息略定。始覺飢餓。囑飯役購得消夜二客。與梨雲飯訖。以避嫌。故特爲梨雲另開房間。憂夫本甚倦疲。經此一番勞動。又於俄頃間。奏得膚功。私心愉快。不覺精神振奮。且滿懷情緒。奔湊胸中。覺不得不一洩。以爲快。遂過梨雲房。茗談。因及蕙春深意。梨雲慨然曰。自顧微末。不足以偶君子。願向來身分。自高絕。不願作人妾媵。今蕙姑娘盛情至此。粉骨碎身。所不能報。又何敢固執已見。致負奇疚。旣姑娘待我急。我當從憂哥去。姑娘苟愈願自居小星之列。苟其不幸。姑娘之恩。終不敢負。我亦不敢以嫡室自處。憂哥思之。此辦法較爲通融。兩全之道。莫善于此。憂夫嘆曰。雖然。妹豈不知我沈憂夫固深惡多妻之習。今及身而效人之尤。我將何以自解。梨雲曰。事有經亦有權。憂哥之雙娶。猶我之作妾也。卽不然。憂哥又豈有他道處。此難題。憂夫仍沈吟不語。梨雲又念老父病狀不識。何如。憂夫猛省曰。乃幾忘却尊人之病。本由妹起。今妹已脫險。是絕好。

一服對症良劑。雖病不足憂也。梨雲稍覺心寬。憂夫又言蕙春之意。欲認妹爲義妹。梨雲愴然曰。蕙姑娘愛我至此。我將何以爲報。雖然。我又安敢出此。憂夫曰。妹不必過謙。蕙妹此議匪第愛妹。其中另有深心。梨雲會意。因不復再言。時已三下鐘。梨雲恐憂夫過勞。促其就睡。憂夫乃歸房休息。翌日梨雲先起。至門外相候。憂夫尙睡。梨雲不忍驚其好夢。回房靜待。憂夫至九時許始起。洗漱既畢。不暇用點。卽偕梨雲赴院視疾。阿誠之病由驚急而生。旣得梨雲。且逢憂夫。懽喜無限。心地一清。病魔便如飛遁去。是日卽偕二人同回旅邸。梨雲又言出死入生功在沈媽。欲往道謝。憂夫阿誠均言合理。憂夫因問沈媽與梨雲關係。梨雲答稱前在漢時。沈爲乳媽。彼女與妹相得。約爲姊妹。妹亦母事沈媽。沈媽之姊。在此開縫衣店。已而病危。邀沈媽接受店業。沈媽卽離漢來此。來此未久。其女以病死。彼視妹如親女。情致益深。此人多智而重義。甚可佩也。憂夫稱是。又言該店接近胡家宅。妹不便親往。懼爲周氏等所見。阿誠躍然曰。公子何必

懼彼。我正欲得彼而甘心也。憂夫笑而慰之。且言周氏已爲妓。覆水不可再收。况今梨妹已得何必再與尋仇。不如舍之。今晚我當邀沈媽至新世界便餐。並致謝忱。阿誠始嘿然無言。意猶恨恨。梨雲詳爲譬解。勸以多事不如少事。阿誠乃釋然。逮晚。憂夫往邀沈媽至新世界。阿誠及梨雲已在彼等候。沈媽見梨雲安然出險。不禁驚疑不定。梨雲微笑告以故。沈媽視梨雲。又視憂夫。嘖嘖稱奇。佩仰不置。又問阿誠那得來此。病勢如何。憂夫又代告之。梨雲舉盃謝曰。脫險入夷。雖賴憂夫之力。然非媽媽作通信郵。憂夫又安從相救。是媽媽之大有造於我也。憂夫亦道謝不置。沈媽謹遜不遑。是日盡懽而散。

次日。憂夫挾梨雲父女返浙。抵嘉。僱輿入城。阿誠不敢進府。憂夫強之。梨雲知其意。謂阿爹欲返故居亦佳。憂哥不必相強。憂夫乃聽之。方挈梨雲入內。時紹先因事回家。先見頌馨及夫人。哭拜於地。頌馨夫婦已聞梨雲高義誠信。甚爲嘉許。次見劍華。劍華亦深慰藉。問及難事。梨雲以事關阿母支吾。不能明言。憂

夫爲飾詞代告衆咸不疑。憂夫急問劍弟。今妹子病何如矣。劍華縞眉曰。日內又增劇。渾身潮熱。舌苔焦爛。恐在此數日間矣。憂夫愴然。梨雲淚盈於頰。悲不自持。便與憂夫及夫人劍華同訪蕙春。蕙春聞梨雲至。且愧且喜。梨雲見蕙春涕泣下拜曰。姑娘奈何。一病至此。蕙春伸手欲拉梨雲。梨雲吻其手而泣。唏噓嗚咽。盪氣迴腸。衆皆下淚。但聞蕙春喘呼呼微呼曰。妹子我負汝。

塵父曰。天下事兩爭則俱傷。兩讓則俱全。先有梨雲之避蕙春。乃有蕙春之讓梨雲。蕙春之病。梨雲實致之。而梨雲之遭難。蕙春實致之。二人不因之互怨。轉因而相感。此其所以爲難得也。雖然。此中似有物焉。爲之鼓盪而挑撥。之以促成此良好現象。其物維何。則二人對於憂夫之迷信力是也。

蕙春爲適。而梨雲爲偏。在調停人必有此口吻。在書中亦必有此一說。實則蕙春之病。已是不可救藥。此說當然不成問題。若後此梨雲感恩。知己拋棄。其自己主張。終身以妾禮自居。又以憂夫適禮葬蕙春。則於無可斡旋之中。

爲補敬之方以情理言不可無此事就小說言不可無此文

第十二章 要算主人情重將我鴈字排連着他魚水難同

蕙春握梨雲手喟然曰妹子不圖今日更得相見妹子可憶臨別之夕愚姊固言後此或有相會之期今果踐其言抑亦不料今茲一晤乃卽爲我二人永訣時也言時感念前情慟哭不已梨雲更淚如雨下慘極不能作答蕙春點首曰妹不我恨我已感極今茲幸勿再爲我傷心且我命在旦夕不知能存活幾時我胸中有無數欲言自恨不能盡言但有一事最關緊要今宜速行宣布卽仰首對夫人曰娘兒無狀不能奉母終老今將溘逝知娘必不能舍兒兒思之惟梨妹性情敦篤雅潔足以肖兒倘母以爲女必能盡其孝道奉侍晨昏此兒之所以爲母計者當亦梨妹之所樂從也夫人聞言大哭曰兒安便至此雖然梨雲姑娘是其所愛兒既有言我卽女之不識梨雲姑娘不嫌我否梨雲哭拜曰此姑娘過分見愛而婢子安敢當此蕙春見梨雲不允面上又露焦躁狀劍華

乃強迫梨雲承諾。蕙春方喜曰：「妹妹今可拜見爹爹。」於是劍華復請頌馨來說知原因。頌馨亦喜，各受梨雲參拜，認爲義女。梨雲復拜劍華，便呼二哥劍華亦呼二妹。衆咸暫釋悲懷，皆欣欣有喜容。夫人復吩咐內外僕婢人等，嗣後稱梨雲爲二姑娘，毋許違忤。家人本敬愛梨雲，人品咸紛紛道喜，並無嫉妬之意。梨雲欲與敘並輩禮，夫人止之。梨雲不覺顏頰面熱，忸不安，顧亦從容不迫。無小家氣派。頌馨夫婦咸讚賞不置。梨雲感極，回面蕙春不禁悽絕。時頌馨外出陪客，室中僅夫人劍華及梨雲。蕙春復語夫人：「娘今得梨妹爲女，可謂大喜。恨兒不能起床拜賀，且兒尤有請者。兒病至此，安有生理？兒死之後，還望娘作主爲妹妹及憂哥早諧婚事。憂哥如有遲疑，娘與二哥更宜代爲勸導。卽妹亦當憐我一片苦心，毋得再有支吾。梨雲復哭謝並述己意。夫人劍華咸點頭。蕙春但有微笑。少頃乃太息曰：「妹妹盛情死且不忘。雖然……咳……今復何必言此。梨雲毅然曰：「姊姊聽之。妹子已誓於憂哥之前，果姊姊病愈，妹子必以側室。」

自居萬一不然。妹子亦不敢自居爲適。蕙春聞言微笑不語。夫人流淚曰：難得汝妹有此好心。吾兒可勿相却。劍華亦曰：如此方令憂哥二妹都得心安。且妹子強人以必從者，其事甚多。今二妹但於名義上有所謙讓，其實……我謂妹子似不宜更有所讓。蕙春微喟曰：今茲無暇言此。今憂哥安往邪？劍華曰：頃見彼從園門出，想待回也。俄美雲奔入，作駭怪聲曰：怪事！憂公子獨立假山下，涕泣不休，不知何故。夫人顧謂劍華曰：憂夫亦殊可憐。汝卽拉以來。劍華去少頃，偕憂夫至。憂夫淚痕未乾也。夫人慰勸數言，且以梨雲之意相告。憂夫點頭曰：此梨妹私意，堅決萬分。在瀝已有成約，我不渠允，渠未必肯偕我來也。夫人曰：蕙兒聽之。旣汝妹堅決至此，汝復何言？蕙春太息曰：兒生平不慣受人憐然。二妹盛情，兒謹心領。雖死不忘。梨雲大喜，拜謝蕙春。至此方露羞澀態。頃之色定，問舅父來未。夫人曰：舅父今日必到不久，想就來也。蕙春曰：我今者事已了，惟舅父嚴執，尙未允。我要求是我之心事，根本上仍未解決，甚願於未死之前，竭

將死餘生了此一重公案言已微喟不已忽向夫人索茶夫人親倒茶遞與蕙春蕙春就夫人手中啜得數口忽咤曰娘今奈何不能下咽言時舌強音澀目定面紅呆視久之遂不能語衆人大驚知蕙春臨命之期已不在遠各人咸咽住一口悲氣梨雲尤甚且見蕙春唇吻翕張鼓氣有聲夫人含悲忍淚亟揮衆爲蕙春易服方忙亂時頤馨偕紹先至二人匆匆上前一視不覺四行老淚潸然直下蕙春靈性尙清既見紹先眨眼示意紹先泣曰甥女尙有何言蕙春欲言不能狀至焦急劍華泣曰我知妹意爲妹代言可乎蕙春神色略異似有笑容衆人爲蕙春易服既竟仍令睡下蕙春面轉笑容溢然長逝霽月難圓好花不久悵曇花之一現竟宿艸而長春逝者如斯生者何若悲夫傷已

蕙春既逝闔家哀悼夫人梨雲哭絕而蘇憂夫咯血數陣昏暈久之頤馨父子及紹先亦皆大哭蕙春生前待人謙和婢僕人等思念舊情亦都傷心下淚蕙春雖未適人既與憂夫有約梨雲跪求劍華代爲主持必以憂夫適室之禮葬

蕙春劍華亦以爲然。稟知頌馨夫婦。咸無異議。紹先亦遂無言喪事。既了。憂夫梨雲皆病不能興。凡越半月餘始能起床。沈夫人卽以蕙春所居屋賜梨雲。曰：我今無女視汝如親生。令汝居此。如見蕙春存在也。汝不謂嫌否？梨雲大喜拜謝。曰：女兒思念姊姊亦欲常親姊姊。手澤母親有命。女兒之幸也。卽日遷入。夫人仍囑繡雲侍奉梨雲。固辭曰：繡妹曩日同伴女兒不敢有屈。苟母親見愛。另予小婢一人足矣。夫人乃撥新購婢紫玉賜梨雲。梨雲方拜謝受之時。去蕙春之沒已半月餘。紹先欲歸。囑憂夫卽宜赴京。劍華知機會已至。因于夫人之前再拜語紹先曰：舅父卽日歸。不知何日再來。甥兒尙有一言求舅父作主。紹先已知其意。頓露不悅之狀。劍華愀然曰：前妹子臨終鵠候舅父。至數小時之久。迨舅父來。渠已不能言。第目注舅父。神色悲惶。甥兒揣知其意。尤爲代稟。妹子始含笑而逝。舅父知妹子所欲言者果何事乎？紹先搖首曰：甥女厚意。我非不知。願憂夫畜生如此。胡行業害甥女于死。甥女始終無懟詞。乃臨命之頃。猶殷

殷以畜生爲念。雖甥女盛情。然甥女之病。究由梨雲而起。今甥女玉骨未寒。便提婚事。非惟憂夫無以對甥女。我亦無顏見甥女于地下。况我家家境雖寒。門第却也不弱。我夙昔主張攀高。決非所望。低求亦非所願。須擇門閥相當者。方與結姻。如梨雲家世。究嫌低微。况甥女爲彼而死。我甚憾之。安得更以爲媳。休矣。吾甥勿更言此。我不願聞也。紹先言時。狀甚決裂。夫人含悲帶勸。噙淚言曰。吾第所言。雖有理由。以我所見。却有進于此者。吾弟謂梨雲門弟低微。其實不然。彼之祖父亦縣中有名。孝廉其父。雖改爲商人。亦無惡行。况梨雲旣爲我女。能盡孝道。我亦視如親生。不分畛域。似於老弟無所委屈。劍華插口曰。此亦妹子臨終所求。窺其意。似知舅父必以門第爲嫌。故以臨終之頃。主張此議。立促舉行。又見妹子對於此事情。致異常懇切。惜舅父來遲不及。聆許多遺言。彼自數日以來。念念不忘。端爲此事。前語憂哥。憂哥亦以心有不安。不願另娶妹子。乃曰。憂哥旣負我於前。更不諒我於後。是我愛憂哥之心。始終擲於虛牝。言時。

痛哭淚盡爲血。此甥兒及憂哥所親見。親聞憂哥爲此。至於咯血臥病。今舅父猶以不負妹子爲言。不知在舅父謂不負者在妹子。正所謂大負妹子地下。有知當若何傷心悲怨也。言已淚下。紹先旣聞梨雲家世不惡。又感於劍華誠摯之言。意中稍動。夫人又盛述梨雲得性不亞蕙春。憂夫欲得良匹。舍此更安從尋覓。紹先未答。頌馨入笑問。若曹談何事。如許熱鬧。夫人具告之。頌馨喟然曰。老弟性執。我所素知。顧以我思之。母子所言。饒有至理。且小女一番意念。懇摯真切。都臻極地。老弟苟不以小女爲念。則亦已耳。藉曰不然。似宜憐他一片苦心。苦意。曲予矜全。小女有知。定當泥首。劍華攬言曰。頃父母所言。皆從情理上着想。甥兒更兼利害而言。斗胆爲舅父陳之時。紹先意已大轉。笑問如何。劍華曰。憂哥深情。舅父所知。所謂情者。以中於禮者爲貴。苟中於禮。聖賢所不禁。若憂哥與二妹之情。本於知己之感。止於愛憐之念。其情可謂中禮矣。二妹守此情。抱百年不字之貞。憂哥守此情。激而爲遁世絕塵之行。在二妹存亡。生沒都

無。關。於。舅。父。舅。父。只。憂。哥。一。人。奈。何。亦。以。世。俗。之。見。迫。之。趨。於。灰。心。短。氣。之。途。
邪。况。二。妹。既。爲。吾。家。人。父。母。視。若。親。生。甥。兒。待。以。手。足。二。妹。亦。能。竭。盡。孝。友。則。
亦。無。負。於。吾。家。今。自。舅。父。視。之。將。以。爲。路。人。邪。當。非。舅。父。所。忍。出。將。視。同。甥。女。
邪。舅。父。又。烏。忍。令。其。終。身。不。嫁。以。了。髻。終。老。甥。兒。不。敏。願。爲。舅。父。借。箸。一。籌。於。
情。於。理。於。生。者。於。死。者。於。利。害。得。失。均。請。俯。允。一。言。毋。庸。疑。慮。紹。先。尙。在。沈。吟。
頌。馨。夫。婦。又。力。以。爲。言。紹。先。喟。然。太。息。曰。事。已。如。此。夫。復。何。言。甥。兒。可。喚。戛。天。
來。劍。華。見。紹。先。已。允。大。喜。亟。出。喚。憂。夫。憂。夫。至。紹。先。怒。目。視。良。久。憂。夫。俯。首。無。
言。沈。夫。人。恐。憂。夫。委。屈。卽。笑。曰。憂。夫。來。若。父。已。允。汝。婚。事。大。喜。大。喜。此。後。亟。宜。
用。心。上。進。毋。再。令。汝。父。耽。心。憂。夫。且。喜。且。悲。益。以。感。愧。不。覺。傷。心。淚。下。亟。向。紹。
先。謝。罪。並。謝。頌。馨。夫。婦。以。及。劍。華。紹。先。自。有。一。番。誥。誠。不。必。更。敘。
吾。書。至。此。一。切。都。了。更。有。結。尾。文。章。爲。全。書。作。一。結。束。然。於。讓。壻。記。三。字。初。無。
何。種。關。係。憂。夫。既。與。梨。雲。訂。婚。卽。行。進。京。供。職。出。其。心。思。才。力。爲。公。司。建。立。大。

功後此遂爲公司經理。旋兼農商部僉事。溯年華僅二十齡耳。於是始與梨雲結婚。梨雲堅以妾道自居。終身不敢越禮。劍華目擊情場變幻。心灰意懶。轉而就學問之途。遠赴歐美游學。頌馨夫婦及紹先尙健在。聞著者有此書之作。馳書索閱。著者郵寄初稿。三人閱之。皆笑曰。吾儕性情。悉爲是人窺破矣。然對於憂夫及劍華。頗具策勵之心。卽各抄寄一通。始將原稿擲還。一月以後。著者迭得二人來書道謝。書中主要語有曰。願天下言情界都作如是觀。

詞曰

紅豆漫題詩。總爲情癡。今來古往許多時。安得有情人。一箇說與相思。寒夜漏聲遲。濁酒盈卮。一枝秃管寫新詞。幻出悲歡離合夢。此意誰知。

右調浪淘沙

塵父曰。蕙春心事。有未能直稟父母者。悉賴劍華代達。頌馨夫婦。乃能順蕙春之意。力作主張。強紹先以不得不從閱者。當知此中屈折。咸有劍華在內。

運。動。蕙。春。之。情。深。劍。華。之。心。苦。矣。故。曰。劍。華。情。之。至。者。矣。

梨。雲。不。願。受。人。愛。蕙。春。不。肯。受。人。憐。梨。雲。之。所。以。敬。蕙。春。者。在。此。蕙。春。之。所。以。敬。梨。雲。者。在。此。然。梨。雲。之。嫁。憂。夫。蕙。春。愛。之。效。也。蕙。春。終。爲。憂。夫。適。室。梨。雲。憐。之。效。也。不。願。受。愛。不。肯。受。憐。者。卒。之。均。受。人。愛。受。人。憐。蓋。不。願。不。肯。云。者。其。性。情。則。然。也。若。事。勢。所。趨。有。不。期。然。而。然。而。反。乎。性。情。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梨。雲。何。必。不。嫁。憂。夫。春。蕙。何。必。強。辭。適。室。殆。情。場。之。變。幻。也。歟。

總評

憂。夫。之。情。專。注。梨。雲。卒。能。如。願。以。償。自。表。面。觀。之。可。謂。得。美。滿。之。結。果。矣。然。其。對。於。蕙。春。將。終。身。負。疚。而。無。已。時。諺。云。天。下。無。十。全。事。情。界。其。尤。甚。者。耳。梨。雲。蕙。春。同。一。鍾。情。憂。夫。乃。一。則。見。愛。於。憂。夫。一。則。見。異。於。憂。夫。一。則。歷。盡。艱。辛。終。於。美。滿。一。則。相。思。成。病。卒。瘁。其。身。自。表。面。視。之。梨。雲。之。遇。較。蕙。春。爲。佳。而。梨。雲。之。不。能。一。日。忘。蕙。春。又。可。斷。言。是。則。不。啻。葬。其。身。於。悲。苦。之。中。而。

無由自拔其亦大可憐矣。

劍華之於梨雲一見傾心萬般憐惜使非具慧心仗慧劍斬斷情魔則慘劇之發現又在事勢之中亦惟目擊情魔之險始有此大覺悟遂化爭情之意而爲仗義之人書中於劍華特以情聖相許匪第爲劍華將以喚醒世之妬情而不悟者。

頌馨萬事達觀夫人一切熱心其人其事允稱難得紹先嚴正自居而不免有門第之見其人品去頌馨夫婦遠矣。

張阿誠古道存心沈媽媽熱腸濟困而皆爲微末之人禮失而求諸野於斯益信。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861B

記
塔
記



一
六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五版

讓 塔 記 全一册

▲實價 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徐 枕 亞

發 行 人 樊 劍 剛

印 刷 者 大 眾 書 局

出 版 者 大 眾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大 眾 書 局



88

